北夢瑣言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北夢瑣言

(二)

孫光憲纂集

北夢瑣言卷第十

狄右丞鄙著紫僧 附僧靈

唐狄歸昌右丞愛與僧游每誦前輩詩云因過竹院逢僧話略得浮生半日閑其有服紫袈裟者必誚之鄭谷郎中亦愛僧用比蜀茶乃曰蜀茶與僧未必皆美不欲舍之僧鸞有逸才而不拘檢毘盛稱卿御謁薛氏能尚書於嘉州八座以其顛率難爲舉子乃俾出家自於百尺大像前披剃不肯師於常僧後入京爲文章供奉賜紫柳玭大夫甚愛其才租庸張相亦曾加敬盛言其大用由是反初號鮮于鳳脩刺謁柳公公鄙之不接又謁張相張相亦拒之於是失望而爲李鎛江西判官後爲西班小將軍竟於黃州遇害

張翺輕傲 李堅白蔣貽恭附

唐乾寧中宿州刺史陳璠以軍旅出身擅行威斷進士張翺恃才傲物席上調璠寵妓張小泰怒而揖起付吏責其無禮狀云有張翺兮寓止淮陰來綺席兮放恣胸襟璠益怒云據此分析合喫幾下翺云只此兩句合喫乎三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費乎千金萬金金鞭響背十三長逝惜其恃才而取禍也出劉山甫閑談詞多不載蜀綿州刺史李忘其名時號嗑咀以軍功致郡符好賓客有酒徒李堅白者龐有文筆李侯謂曰足下何以名爲堅白對曰莫要改爲士元亮君雄是權耶又有蔣貽恭者好嘲詠頻以此痛遭

檟楚竟不能改。蜀中士子。好著襪頭袴。蔣謂之曰。仁賢既裹將仕郎頭。爲何作散子蔣腳。他皆類此。蔣生雖嗜嘲咏。然談笑儒雅。凡遭譏刺。皆輕薄之徒。以此緒紳中成惡之。近聞官至令佐而卒。斯亦幸矣。

劉李愚甥

唐劉瞻相公。有清德大名。與弟阿初。皆得道。已入仙傳。先婚李氏。生一子。卽劉贊也。相國薨後。贊且孤幼。性甚懵一作魯鈍。教其讀書。終不記憶。其舅。卽李殷衡侍郎也。以劉氏之門。一作子。不可無後。常加楚箠。終不長進。李夫人慈念。不忍苦之。歎其宿分也。一旦不告他適。無以訪尋。聖善憶念。淚如綆縻。莫審其存亡。數年方歸。子母團聚。且曰。因入嵩山。遇一白衣叟。謂曰。與汝開心。將來必保聰明。自是日誦一卷。兼有文藻。擢進士第。梁時登朝。充崇政院學士。預時俊之流。其渭陽李侍郎。充使番禺。爲越王劉氏所縻。爲廣相而薨。僕與劉贊猶子慤通熟。自言家世。合有一人得道矣。卽白衣叟。其髣髴乎。

李鵬遇桑道茂

唐盛唐縣令李鵬。遇桑道茂曰。長官只此一邑而已。賢郎二人。大者位極人臣。次者殆於數鎭。子孫百氏。後如其言。長男名石。出將入相。子孫兩世及第。至今無間。次卽諱福。歷數七鎭。終於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尙書給諫郡牧。見有諸孫。皆朱紫。不墜士風。何先見之妙如是。

孔侍郎借油衣

唐孔拯侍郎。作遺補時。朝回遇雨。不齎油衣。乃避雨於坊叟之廡下。旁注愈甚。已過食時。民家意其朝飢。

延入廳事。俄有一叟烏帽紗巾而出。迎候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珍。乃公侯家不若也。孔公慚謝之。且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然已令鋪上取去。可以供借也。孔公賞羨。不覺頓忘宦情。他日說於僚友。爲大隱之美也。古之富者。擬於封君。洪範五福。一曰富。先賢以無事當貴。豈斯人之徒耶。復有一丞郎。馬上內逼。急詣一空宅。逕登溷軒。斯乃大優穆刀綾空屋也。優忽至。丞郎慚謝之。優曰。侍郎他日內逼。但請光訪。人聞之。莫不絕倒。

前賢戲謂

唐裴晉公度。風貌不揚。自譔眞讚云。爾身不長。爾貌不揚。胡爲而將。胡爲而相。幕下從事。遜以美之。且曰。明公以內相爲優。公笑曰。諸賢好信謙也。幕僚皆悚而退。李洸者。渤海人。昆仲皆有文章。洸因旅次至江村。宿於民家。見覆斗上安錫佛一軀。洸詭詞以贊之。民曰。偶未慶贊。爲去僧院地遠爾。洸曰。何必須僧。只我而已。民信之。明發。隨分具齋餐。炷香虔誠。洸俯仰朗稱曰。錫鐵佛子。柔軟世尊。斗上莊嚴。爲有十升功德。念摩訶波若波羅密。又趙璘員外爲裴坦相漢南。從事璘甚陋。裴公戲之曰。趙公本不醜。孩抱時乳母憐惜。往往撫弄云。作醜子。作醜子。因此一定。趙公大咍。薛侍郎昭緯。氣貌昏濁。杜紫微牧厚。温庭筠號温鍾馗。（一作夔。）不稱才名也。薛侍郎未登第前。就肆買鞋。鞋主曰。秀士腳第幾。對曰。與昭緯作腳來。未曾與立行第也。杜德祥侍郎、昆弟力困。要舉息利錢。濟急用。召同坊富民到宅。且問曰。子本對是幾錢。其人拂袖而出。又孔昭緯拜官。教坊優伶繼至。各求利市。石野猪獨先行到。公有所賜。謂曰。宅中甚闕。不得厚致。若

有諸野猪幸勿言也復有一伶繼來公索其笛喚近階指笛竅問之曰何者是浣溪紗孔籠子笛伶大笑之又道士陳子霄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字文翰郎中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元之又元斯皆清賢雅戲以之羣居又何傷也

京兆府鵸挽鈴

唐溫璋爲京兆尹勇於殺戮京邑憚之時聞挽鈴聲俾看架下不見有人凡三度挽掣乃見鵸一隻尹曰是必有人探其雛而訴冤也命吏隨鵸所在捕之其鵸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尚憩樹下吏乃執之送府以禽鳥訴冤事異於常乃斃捕雛者而報之

天帝召棊客

唐僖宗朝翰林待詔滑能棊品甚高少逢敵手有一張小子年僅十四來謁覓棊請饒一路滑生棊思甚遲沈吟良久方下一子張生隨手應之都不介意仍於庭際取適候滑生更下又隨手著應之一旦黃寇犯闕僖宗幸蜀滑以待詔供職謀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辦裝挈家將行張生曰不必前邁某非棊客天帝命我取公著棊請指揮家事滑生驚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他日京都共知也昔顏回卜商爲地下脩文郎又李長吉爲帝召撰樂府豈斯類耶所言天帝者非北極天皇大帝也按眞誥又非北方元天黑帝道君此鬼都北帝又號鬼帝世人有大功德者北帝得以辟請四明公之流是也召棊之命乃酆宮帝君乎與眞誥髣髴故梗槩而言之

新趙意醫

醫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脉、隨知病源者。必愈之矣。唐崔魏公鎮潞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迨曉、氣猶未絕。鄰房有武陵醫士工一作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得非外食耶。僕夫曰。主公少出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雞。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雞。併將充饌。梁新曰。竹雞吃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搗薑捩汁。折齒而灌之。由是方蘇。崔魏公聞而異之。召到衙、安慰稱奬。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尚醫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奉御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而歸。時有鄜州馬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榜姓名。云攻醫術。士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已危。與梁生所說同矣。謂曰。只有一法。請官人剩吃消梨。不限多少時。咀齏不及。捩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歸。以書筒貯消梨。馬上旋齏。到家旬日。唯喫消梨。頓覺爽朗。其恙不作。卻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具言得趙生教也。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爲延譽。官至太僕卿。

療疑病

元頑博士話唐時中表間有一婦人。從夫南中効官。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愈。京城醫者。忘其姓名。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妳中謹密者一人。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蝦蟆走去。然切勿令娘子知之。是誑語也。其妳僕遵之。此疾永除。又說有一年少。眼中常見一

小鏡子。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膾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閣子內。且令從容。俟客退後。方得攀接。俄而設臺于上。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日禺（一作中）、久候不至。少年飢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探知方出。少年以啜醋慚謝。卿曰。郎君啜鱠太多。非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郎君因飢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一作鱗）之會。乃權誑也。請退謀餐。他妙多斯類也。非庸醫所及也。凡欲以倉扁之術求食者。得不勉之哉。

非意致禍

唐時杜彥林爲朝官。一日馬驚蹶倒。踏鐙既深。抽腳不出。爲馬拖行。一步一踏。以至于卒。古人云。乘船走馬。去死一分。是知跨御常宜介意也。杜相審權弟延美。亦登朝序。乘馬入門。爲門楣所軋。項頸低曲。伸短前引。肩高於頂。乃一生之疾也。荊州文獻王好馬。不惜千金。沒世不遇。周先帝命內臣李廷玉。賜馬與南平王。且問所好何馬。乃曰。良馬千萬無一。若駿者卽可得而選。苟要坐下坦（一作穩）。免勞控制。唯騾庶幾也。既免蹄齧。不假銜枚。兩軍列陣。萬騎如一。苟未經騾。亂氣狡憤。介胄在身。與馬爭力。轡控不暇。安能左旋右抽。舍轡揮兵乎。自是江南蜀馬。往往學騾。甚便乘跨。是知蹀躞者誇於目。馴柔者便於身。此比（一作君）子之難逢。假翦剔者。抑其次也哉。

崔樞食龍子

唐崔樞爲小朝官。家人於井中汲得一魚。樞本好鮮食。意是廚人治魚。誤落井中。乃令烹而啖之。忽夢爲

冥官領過讀判云人間小臣輒食龍子所有官爵並削除後一年卒樞甚有聲不躋顯位誤有所食豈命也夫

薛逵陰誅

唐薛逵、官至員外郎喪亂後不養繼母盤桓江淮間道門寄榻游江南至吉州閤阜觀遇脩黃籙齋道士升壇行法事逵亦就列忽失聲痛叫云中箭速請筆硯口占一詩曰蓋國深恩不易讐又離繼母出他州誰知天怒無因息積惡終身乞命休頃便卒天復辛酉年事斯人也必有隱慝而致陰誅古者史籍皆以至孝繼母聞於列傳蓋以常人難行而已能行卽親母可知也豈可以繼母而同行路哉薛死倉卒可用垂戒也

崔雍食子肉 李侶蘇循附

唐咸通中龐勛反於徐州時崔雍典和州爲勛所陷執到彭門雍善談笑遜詞以從之冀紓其禍勛亦見待甚厚其子少俊飲博擊拂自得親近更無阻猜雍以失節於賊以門戶爲憂謂其子曰汝善狎之或得方便能伾刃乎人皆有死但得其所吾復何恨其子承命密懷利刃忽色變身戰勛疑訝因搜懷袖得匕首焉乃令烹之翌日召雍赴飲飯一作既徹問雍曰肉美乎對曰以味珍且飽勛曰此卽賢郎肉也亦命殺之後黃巢入廣州執節度使李侶隨軍至荊州令侶草表述其所懷侶曰某骨肉滿朝世受國恩腕卽可斷表終不爲尋於江津害之唐末蘇循尙書詔一作媚苟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幷門謁晉王時張承業

方以匡復爲意。而循忽獻晉王畫勅筆一對。承業愈鄙薄之。與夫雍侶爲人。視蘇循誠遠矣。

王迪車輾事

王迪舍人早負才業。未卜騫翔。一日、謁宰相杜太尉。於宅門十字通衢。街路稍狹。有二牛車東西交至。迪馬夾在其間。馬驚仆而臥。爲車轍輾靴鼻踰寸。而不傷腳指。三日後入拜翰林。雖幸而免。亦神助也。

杜孺休種青蓮花

唐韓文公愈之甥。有種花之異。聞於小說。杜給事孺休、典湖州。有染戶家池生青蓮花。刺史收書問染工曰。我家有三世治靛瓮。常以蓮子浸於瓮底。俟經歲年。然後種之。若以所種青蓮子爲種。卽爲紅矣。蓋還本質。又何足怪。乃以所浸蓮子寄奉之。道士田匡圖親看此花。爲愚話之。愚見今人一作以雞糞和土。培芍藥花叢。其淡紅者。悉成深紅。染之所言。益信矣哉。蜀王先主將晏駕。其年峨嵋山娑羅花悉開白花。又荊州之獻王未薨前數年。溝港城隍。悉開白蓮花。一則染以氣類。一則表於凶兆。斯又何哉。

嚴軍容猫犬怪

唐左軍容使嚴遵美。於閹宮中仁人也。自言北司馬令一作供奉官袴衫給事。無秉簡入侍之儀。又云樞密使廨署。三間屋書櫃而已。亦無視事廳堂。狀後貼黃。指揮公事。乃是楊復恭奪宰相權也。自是常思退休。一旦發狂。手足舞蹈。家人咸訝。傍有一猫一犬。猫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顚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俄而舞定。自驚自笑。且異猫犬之言。遇昭宗播遷鳳翔。乃求致仕梁川一作州。蜀軍收降興元。因徙於劍南。依王先

主優待甚異於青城山下卜別墅以居之年過八十而終其忠正謙約與西門季元爲季孟也于時誅宦官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禍家有北司治亂記八卷備載閹宦忠佞好惡嘗聞此傳偶未得見卽巷伯之流未必俱邪良由南班輕忌太過以致參商蓋邦國之不幸也先是路巖相自成都移鎭渚宮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廬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然畜類之語豈有物憑之乎石言於晉殆斯比也

竇家酒炙地

唐崇賢竇公家罕有名第璟僕射先人不善治生事力甚困京城內有隙地一段與大閹相鄰閹貴欲之然其地止值五六百千而已竇公欣然以此地奉之殊不言地價乃曰將軍所便不敢奉違某有故欲往江淮上希三兩處護戎緘題其閹喜而致書凡獲三千緡由是幸濟東市有隙地一片窪下淳汙乃以廉值市之俾妳嫗將煎餅盤就彼誘兒童若拋磚瓦中一紙標得一個餅兒童奔走拋磚瓦博煎餅不久十分塡其六七乃以好土塡之起一店停波斯日獲一緡他皆倣此由是致富延客朝士時皆謂之輕薄號爲酒炙地亦能爲人求名第酒食聚人亦希利之一端也竇回竇雍無文藝而取名蓋飮啗之力也得於元中凡數賢御史臺記說裴明禮買宅事與竇氏同疑竇效裴之爲也

李昌符詠婢僕

唐咸通中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常歲卷軸息於裝脩因出一奇乃作婢僕詩五十首於公卿間行之有詩云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留推道那家娘子臥且留教住待梳頭又云不論秋菊

與春花。個個能噇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閑物要勞勞。諸篇皆中婢僕之諱。浹旬京城盛傳其詩。篇爲妳嫗輩怪罵騰沸。盡要擱其面。是年登第。與夫桃杖虎靴。事雖不同。用奇卽無異也。

鍾大夫知命丹效

唐廣南節度使下元隨軍將鍾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旅寓一作於陵州。多止佛寺。有仁壽縣主簿歐陽術。愍其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間患腹疾。臥於歐陽之家。踰月不食。歐主簿慮其旦夕溘然。欲陳牒州衙。希取鍾公一狀。以明行止。鍾公曰。病卽病矣。死卽未也。既此奉煩。何妨申報。於是聞於官中。爾後疾愈。葆光子時爲郡倅。鍾公惠然來訪。因問所告之由。乃曰。曾在湘潭。遇干戈不進。與同行商人數輩。就嶽麓寺設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藥後。要退。卽飮海藻湯。或大期將至。卽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須指揮家事。以俟終焉。遂各奉一緡。吞一丸。他日入蜀。至樂温縣。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樂温。得與話舊。且說所服之藥大效。無何。此公來報肋下痛。不日。其藥果下。急區分家事。後凡二十日卒。某方神其藥。用海藻湯下之。香水沐浴卻吞之。昨來所苦。藥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出藥相示。然鍾公面色紅潤。強飮啗。似得藥力也。他日不知其所終。以其知命有驗。故記之。成都覺性院有僧合此藥賣之。人多服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一

張直方譽裴休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西班倜儻勳臣也。好接賓客。歌妓絲竹。甲於他族。與裴相國休相對。相國始麻衣就試。執金慕其風采。因裴造謁。執金款待異禮。他日朝中盛稱裴秀才文藝。朝賢訝之。相國恐涉雜交。不遑安處。自是不敢更歷其門。執金頻召不往。或曰。裴秀才方謀進取。盧致物譽。非是假蹇。一日又召傳語曰。若不妨及。即更奉薦。裴益悚惕。

薛侍郎紙裹鷓子

唐薛昭緯侍郎。恃才與地。鄰於傲物。常以宰輔自許。切於大拜。于時梁太祖已兼四鎮。兵力漸大。有問鼎之心。速於傳禪。薛公銜命梁國。（一作圍）梁祖令客將約回。乃謂謁者曰。大君有命。無容卻回。速轡前邁。既至夷門。梁祖不獲已。須出迎接。見薛公標韻詞辯。方始改觀。自是宴接。莫不款曲。一日。梁祖話及鷹鷓。薛公祗對。盛言鷙鳥之俊。梁祖欣然。謂其亦曾放弄。歸館後。傳語送鷓子一頭。薛生致書感謝。仍對來人戒僮僕曰。令公所賜。眞直（一作直）須愛惜。果（一作可）以紙裹。安鞄袋中。來人失笑。聞於使衙。

進士團所由倒罰崔狀元

唐進士崔昭矩爲狀元。有進士團所由。動靜舉罰。一日。所由疎失。狀元笞之。逡巡所由謝伏杖（一作于）階前。

對諸進士曰。崔十五郎。不合於同年前面。瞋決所由。請罰若干。博陵無言以對。

程賀爲崔亞持服

唐崔亞郎中典眉州。程賀以鄉役差充廳子。其弟在州。曾爲小書吏。崔公見賀、風味有似儒生。因詰之曰。爾公讀書乎。賀降階對曰。薄涉藝文。崔公指一物。俾其賦詠。雅有意思。處分令歸。選日裝寫所業執贄。甚稱奬之。必稱進士。依崔之門。更無他岐。凡二十五舉及第。每入京館於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亞卒之日。賀爲崔公縗服三年。人皆美之。

高太尉駢請留蠻宰相事

唐南蠻侵軼西川。若無亭障。自咸通已後。劍南苦之。牛叢尚書作鎮。爲蠻寇憑陵。無以抗拒。高公自東平移鎮成都。蠻酋搏蜀城。掌武先選驍銳救急。人背神符一道。蠻覘知之。望風而遁。爾後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許降公主。蠻王以連姻大國。喜幸逾常。因命宰相趙隆、楊奇鯤、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海飛章云。南蠻心膂。唯此數人。請止而鴆之。迄僖宗還京。南方無虞。用高公之策也。楊奇鯤輩皆有詞藻。途中詩云。風裏浪花吹又白。雨中嵐色洗還青。江鷗聚處窗前見。林狖啼時枕上聽。此際自然無限趣。王程不敢暫留停。甚清美也。

夏侯相以術而殂

唐相國夏侯公孜、富貴後。得彭素之術。甚有所益。出鎮蒲中。悅一娼妓。不能承奉。以致尾閭之泄。因而致

卒有夏侯長官者本反初僧也曾依相國門庭亂離後挈家寄於鳳州山谷尋亦物故惟寡妻幼子而已夏嬤獻此術於節使滿存相公大獲濡濟其子名籍學吟詩入西川依託勳臣爲幕下從事時人號爲夏侯驍子乃世濟其鄙猥也僕聞之於強山人甚詳亦嘗與籍相識籍子壻羅嶠與僕相知亦多舊姬妾疑其染夏氏之風然夏侯長官者得非相國之師乎

張金吾威勢取術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一旦開筵命朝士看乾水銀點制不謬衆皆歎羨以謂淸河曾遇至人良久張公大笑曰已非所能有自來矣頃任桂府團練使逢一道士蘊此利術就而求之終不可得乃令健卒縛於山中以死脅之道士驚怕但言藥卽多獻術則不傳唯死而已由是得藥縱其他適今日奉承唯成丹也非已能也

蔡畋虛誕何法成附

唐高駢鎭成都甚好方術有處士蔡畋者以黃白干之取瓦一片研丹一粒半塗入火燒成半截紫磨金乃奇事也蔡生自負人皆敬之以爲地仙燕公求之不得久而乖露乃是得藥於人眩惑賣弄爲元戎笞殺之王先主時有何法成者小人也以賣符藥爲業其妻微有容色居在北禪院側左院有毳衲者因與法成相識出入其家令賣藥銀就其家飮喝而已法成以其內子餌之而求其法此僧祕惜遷延未傳乃令其妻冶容而接之法成自外還家掩縛欲報巡吏此僧驚懼因謬授其法幷成藥數兩釋縛而竄法成

聞一作得此術。以致發狂。大言於人。誇解利術。未久聞於蜀後主。召入苑中。與補軍職。然不盡僧法。他日藥盡。遽屬更變。伶俜而已。偶免謬妄之誅也。彭韜光者。與何生切鄰。兼得其事。爲余話之。

申屠別駕術禍

高駢鎮維揚。有申屠別駕懷至術。爲呂用之譖毀、一旦作竄。燕公命吏齎長限牒。所在尋捕。至襄州禪院中遇之。擒得申生。寄囊獄繫。維申生告獄吏。吏見督郵韋公。吏以告之。韋遽面見屏人曰。某身上有化金藥。欲獻元戎劉公。巨容、可乎。韋審之。遂非時入謁。因得道達。點甎瓦半葉以呈之。劉公歎訝。乃虛以叛獄而匿之。僖皇在蜀。降天使至峴山。卽田令孜弟也。劉公乘醉、將藥金誇衒於中使。中使迴。聞於田中尉。洎劉司空朝覲行在。與申生偕往。藏隱此人。不令他適。田軍容銜之。於導江莊加害。劉申皆不幸也。有一子。號申司馬。居朗州。尙存點汞藥在身。荊南節判司空董太監。得申生四粒藥。點四汞。奉一百千。以慰好奇之心也。

宗小子藥妖

唐世長安有宗小子者。解黃白術。唯在平康狎游。與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徵時游處。因色失歡。他日、陳公遭遇。出鎮成都。京國亂離。僖皇幸蜀。宗生避地。亦到錦江。然長潁川知之。遂旅游資中郡。銷聲斂跡。惟恐人知。寓應眞觀。修一爐大丹未竟。宗生解六壬。每旦運式。看一日吉凶、無何失聲。便謀他適。走至內江縣。潁川差人吏就所在害之。所修藥道士收得。傳致數家。皆不利人。莫知何也。

李璧尚書戮律僧

唐李璧尚書出鎮東川有律僧（一作師）忘其名臨壇度人四方受具者奔走師仰檀施雲集由是執掌嗜慾之心熾焉一旦發露前後女童爲尼者呈身之物殆一百四十五人八座戮之葆光子嘗見同僚王行軍說幽州有墳長近八十歲即都校之元昆也每歸俗家以其衰老令小靑扶侍因而及亂遂要反初以靑爲偶乃謂偶曰平生不謂有此歡暢悔知之晚也軍府怪而笑之僕有門徒僧不欲斥其名經論甚博未有乖露他日預臨墳之列尼輩參請號曰依止自是醜聲益耳亦不以爲恥嗚呼如來制戒爲入道之門苟非其人反爲聚淫叢藪信乎道不虛行也（一本作律乎道不虛行）

崔元亮降雲鶴（趙駕仙梁威儀附）

唐崔元亮曾典眉州每公退具簡履以朝太上焚脩精至不舍晝夜嘗於州衙開黃籙道場爲民祈水旱疾疫而已散齋之晨必降祥雲鸞鶴州民咸覩（亮典湖州脩齋亦降仙鶴太白爲贊）至今眉州每歲設黃籙齋凡執職（一作事）軍校及茶酒廝役祇承皆知齋法次第道士羅昭然壽一百一十三歲預崔牧之齋席跨驢出街墜驢而腳在鐙內因拖曳而死也　又王蜀時玉局觀道士趙駕仙上官道士忘其名住靑城山脩齋入壇行法事其廝僕臥而驚魘問師何在人問之乃曰適見四人著緋自天而下曳二道士於壇前鞭背二十問者止之令勿言比趙駕仙與上官道士相次患發背而斃　又有何景沖作道門威儀好食蒜上壇行法事時有蒜氣後於靑城脩齋度江船覆溺死斯蓋罔道不恭爲天罰也　成中令鎭荊南請道士梁威儀行

法事。俯伏奏章。頓首存想。因之不起。乃醉睡也。成公斥之。毀廢道場。斯亦何趙之流也。大約荊湘僧道。赴齋皆恣洪飲。俚人不以爲非。欲求降鑒。安可得也。

關三郎入關

唐咸通亂離後。坊巷訛言關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罹其患者。令人寒熱戰慄。亦無大苦。宏農楊玭、挈家自駱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嶺。回望京師。乃曰。此處應免關三郎相隨也。語未終。一時股慄。斯又何哉。夫喪亂之間。陰厲旁作。心既疑矣。邪亦隨之。關妖之說。正謂是也。愚幼年曾省故里。傳有一夷迷鬼魘人。閭巷夜聚以避之。凡有窗隙悉皆塗塞。其鬼忽來。即撲人驚魘。須臾而止。

希慕求進

唐自大中後。進士尤盛。封定鄉、丁茂珪。場中頭角。舉子與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舉、方成名。何進退之相懸也。先是李都、崔雍、孫瑾、鄭嵎、四君子。蒙其盼睞者。皆因進昇。故曰。欲得命通。問瑾嵎都雍葆光。曰。士無華腴。寒素雖瓌意琦行。奧學雄文。苟不資發揚。無以昭播。是則希顏慕藺。馳騁利名者。不能免也。

垂血淚

唐進士殷保晦妻封夫人。皆中朝士族也。殷公歷官臺省。始舉進士時。文卷皆內子爲之。動合規式。中外皆知。良人倜儻疎放。善與人交。未嘗以文章爲意。黃寇犯闕。夫妻遭難。初封夫人就刃。殷公失聲。雙血被

面。其從母爲尼。親見其禍。泣言於姻親。愚於殷之中表聞之。方信古人云。淚盡繼之以血。哀痛之極也。

心疾不妨文章 李氏子附

唐世劉崇望弟兄五人。內四人皆登進士第。仕至將相丞郎。其元昆崇龜、不及第。官至省郎。生五男。每院各與一人爲後。崇龜留一男。少有才思。一旦心疾。唯染翰草制誥。褒貶朝中卿相。咸撫其實。骨肉間懼聞于外。旋取燼之。宛爲掌誥之美。竟廢于時。鄙夫蜀鄉。與前簡刺李詠使君有分。隴右有一子。年十四、掌握管葦詞。指揮天曹地府陰隙之事。落翰如飛。家君憂懼。亦苦戒之。此子乃曰。但爲我父。勿預我事。他日墜井而死。心爲靈臺。既嬰風恙。而才思倫序。斯又何哉。

北夢瑣言卷第十二

盧藩神俊

唐盧尚書藩以文學登進士第。以英雄自許。歷數鎮。薨於靈武連帥。恩賜弔祭。內臣厚希例貺。其家事力不充。未辦歸裝。而天使所求無厭。家人苦之。親表中有官人。於靈前告曰。家貧如此。將何遵副。尚書平生奇傑。豈無威靈及此宦者乎。俄而館中天使中惡。以至於卒。是知精魂強俊者。可不畏之哉。八座從孫尚在江陵。嘗聞此說。故紀之。以儆貪貨者。

楊收不學仙

唐相國楊收、江州人。祖爲本州都押衙。父直、爲蘭溪縣主簿。生四子。發、假、收、嚴。皆登進士第。收卽大拜。發以下皆至丞郎。發以春爲義。其房子以柷以乘爲名。假以夏爲義。其房子以暻（古反鼎）爲名。收以秋爲義。其房子以鉅鐻鑑爲名。嚴以冬爲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爲名。盡有文學。登高第。號曰脩竹楊家。與靜恭諸楊比於華盛。收相少年。於廬山脩業。一日尋幽、至深隱之地。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卽有仙分。必若作官。位至三公。終焉有禍。能從我學道乎。收持疑堅進取之心。忽道人之語。他日雖登廊廟。竟離南荒而殞。悲夫。薛澤補闕。乃楊氏之女孫壻。嘗語之。

張氏子斀璧魚

唐張裼尚書有五子。文蔚、彝憲、濟美、仁龜、皆有名第。至宰輔丞郎。內一子忘其名。少年聞說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魚吞之。以致神仙而上昇。張子惑之。乃書神仙字。碎翦實於瓶中。捉壁魚以投之。冀其蠹蝕。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發作。竟月不食。言語龐襍。無所迴避。其家扃閉而守之。俟其發愈。一切如常。而倍餐啜。一月食料。須品味而飫之。多年方謝世。是知心靈物也。一傷神氣。善猶不可。況爲惡乎。即劉闢吞人。張子吞神仙。善惡不同。其傷一也。

柳大夫不受潤筆（李德陽附）

唐柳大夫玭。清廉耿介。不以利回。家世得筆法。蓋公權少師之遺妙也。責授瀘州牧。禮參東川元戎顧彥朗相公。適遇降德政碑。顧欲濡染。以光刊刻。亞台曰。惡劉罔無所慁。若以潤筆先見（一作賜）。即不敢聞命。相國欽之書訖。竟不干瀆也。梁世兗州有下猛和尚。聚徒說法。檀施雲集。時號金剛禪也。他日物故。建塔樹碑。廬嶽道士李德陽善歐書。下猛之徒。請書碑誌。許奉一千緡。德陽不允。乃曰。若以一醉相酬。得以施展。千緡之遺。非所望也。終不肯書。斯亦近代一高人也。

楊寘疑相術（李嵩附）

唐十軍軍容使開府嚴遵美。門客楊寘。善袁許之術。於京城西幾逢一李生。亦唐之疎屬。隆準龍顏。垂手過膝。楊生異之。說於中尉。由是時（一作暗）有資遺之。意其必致非常。黃寇犯闕。僖宗（一作皇）幸蜀。李生爲士民挾持。入京升含元殿。不踰浹旬。尋亦遇害。豈大人之相。只爲一升殿乎。莫可知之。楊生歎嗟。不復言知人

之蜜也。　王蜀先主時有道士李嵩。亦唐之宗室。生於徐州。而游於三蜀。詞辯敏捷。蠭有文章。因棲陽平觀。爲妖人扶持。上有紫氣。乃聚衆舉事。將舉而敗。妖輩星散。而嵩獨罹其禍焉。其適長裕者。臨邛之大儒也。與嵩相善。不信嵩之造妖。良由軀幹國姓。爲羣兇所憑。所以多事之秋。滅跡匿端。無爲綠林之嚆矢也。先是李嵩有書。召玉局觀楊德輝赴齋。有老道崔無斁。自言患聾有道。而託算術。往往預知吉凶。德輝問曰。將欲北行何如。崔令畫地作字。宏農乃書北千兩字。崔公以千插北成乖字。去卽乖耳。楊生不果去。而李嵩齋日就擒。道士多罹其禍。楊之幸免。由崔之力也。

楊鑣偶大姑神　史光澤附

唐楊鑣。收相之子。少年爲江西推巡。優游外幕也。屬秋祭。請祀大姑神。西江中有兩山孤拔。號大者爲大孤。小者爲小孤。朱崖李太尉有小孤山賦寄意焉。後人語訛。作姑姊之姑。創祠山上。塑像豔麗。而風濤甚惡。行旅憚之。每歲本府命從事躬祭。鑣預於此行。鑣悅大姑偶容。有言謔浪。祭畢回州。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質甚麗。俯就楊公。呼爲楊郎。遜詞云。家姊多幸。蒙楊郎采顧。便希回橈。以成禮也。故來奉迎。宏農驚怪。乃曰。前言戲之耳。小姑曰。家姊本無意輒慕君子。而楊郎先自發言。苟或中輟。恐不利於君。宏農憂惶。遂然諾之。懇希一作布。從容一月。處理家事。小姑亦許之。楊生歸。指揮訖。倉卒而卒。似有鬼神來迎也。薛澤補闕與鑣姻懿。常言此事甚詳。近者故登州節判史在德郎中子光澤。甚聰俊。方脩舉業。自別墅歸。乘醉入太山廟。謂神曰。與神作第三兒得否。自是歸家精神恍惚。似有見召。踰月而殂也。嗚呼。幽明道隔。

人鬼路殊。以身許之。自貽伊戚。將來可爲鑒戒也。

柳氏子幞頭腳（許承傑李思益附）

僕嘗覽柳氏訓序。見其家法整肅。乃士流之最也。柳玭出官瀘州郡。洎率復。涇路染疾。至東川通泉縣。求醫幕中。有昆弟（或云棼相。或云名珮。）之子省之。亞台回面且云不識。家人曰。是某院郎君。堅云不識。莫喻尊旨。良久、老僕忖之。得非郎君幞頭腳乎。罔宜見怪。但垂之而入。必不見阻。比郎君垂下翹翹之尾。果接撫之。其純厚、皆此類也。僕親家柳坤。卽亞台疎房也。僑寓陽安郡。伯仲相率省焉。亞台先問讀書否。脩文否。苟不如是。須學作官。我之先人。脩文成名。皆作官業。幸勿棄分陰也。瀘州郡有柳大夫、所造公廨。家具皆牢實。黿重。傳及數政。莫知于今存否。　蜀朝東川節度許存太師。有功勳臣也。其子承傑。卽故黔使君禧實之子。隨母嫁許。然其驕貴僭越。少有倫比。作都頭軍（錯只一百二十有七人。）是音聲伎術。出卽同飾使行李。凡從行之物。一切奢大。騎碧暖座。垂魚紛錯。每脩書題。卽章微有浸漬。卽必改換。書吏苦之。流輩以爲話端。皆推茂刺顧夐爲首。許公他日有會。乃謂顧曰。閣下何太談謗。顧乃分疏。因指同席數人爲證。顧無以對。逡巡乃曰。三哥不用草草。碧暖座爲衆所知。至於魚袋上鑄蓬萊山。非我唱揚。席上愈笑。方知魚袋更僭也。刺茂州。入蕃落。爲蕃酋害之。　西川衙前軍將李思益者。所著衣服。莫非華煥纖麗。蜀先主左右。羨而怪之。先主曰。李思益一副衣裳。大有所費。是要爲我光揚軍府。仰與江貨場勾當。俾其作衣裝也。先主又於作院見匠人裹小朵帽子。前如鷹觜。後露腦枕。怪而截其觜也。又登樓、見行人戴襤縷席帽。云破普汲反。

頭爛額。是何好事。然自務儉素。愛淨潔。皆此類也。蜀朝有小朝士裴璨。俸薄且閑。一作困。或勸求宰一邑。裴曰。今之畿縣。非有仙骨。何以得。見其愛羨。即可知也。每云黃寇之後。所失已多。唯襪頭袴穿靴。不傳舊時也。僕同院司空監云。木園裹頭。於事最便。何必油拭火熨。日日勞煩。此一事不請師古。又嫌以銀稜鎏器。托裹椀楪。徒費功夫。又曰。措大暮年。方婚少女。一生之事。遺醜可知。自非鐵石爲心。未有不貽他說。戒之愼之。因述柳氏幞頭。引起數事。豈資談笑。亦足小懲也。

鐵補闕貞澹

唐乾寧中。補闕楊貽德。華族科名。德孤道直。不容於時。請告華陰。方屬京國擾攘。乃謀南來。藏跡於江陵閭巷。僦居不露行止。旅舍無烟。藜藿不給。未嘗隕穫於時。成中令。延接朝客。士有依劉之言。宏農韜藏。不及門宇。一旦堂帖追回。成令驚訝。以爲聞聽不至。闕申情禮。兼以入翰苑。秉鈞軸期之。補闕曰。人之官職。又非妄圖。令公過飾。何當獎遇。今宰相何必要某。至於垂搜羅之命。他日不過作南中一刺史爾。此際必有奉擾。中令贈三百緡。只受三十緡。辦裝所剩。一作殘。卻納朝廷。號爲鐵補闕。未久。除道州牧。卻經江陵。告成令。求十人散從官衣裝。五十千行資。他無所要。成令甚重之。他日棲南嶽。與元泰布衲遁希禪師同居車箱源雙泉。歸本長老得祖印於楊公。既歿。家人亦終。似得懸解之道也。本公得禪道於三賢。乃鄭起先輩爲愚話之。

張林多戲

唐張林、本士子。擢進士第。官至臺侍御。爲詩小巧。多采景於園林亭沼間。至如菱葉乍翻人採後。荇花初沒舸行時。他皆此類。受眷於崔相昭緯。或謁相庭。崔公曰。何以久不拜見。林曰。爲飯盆子熱。發崔訝飯盆不康之語。林曰。數日來水米不入。非不康耶。又寒月遺以衣襦。問其所需。乃曰。一衫向下。便是張林。相國大笑。終始優遇也。葆光子曰。東方朔以恢諧自容。婁君卿以唇舌取適。非徒然也。皆有意焉。今世希酒炙之徒。託公侯之勢。取容苟媚。過於優旃。自非厚德嚴正之人。未有不爲此輩調笑也。

沈尚書非命劉建封附

唐沈詢、侍郎亞之之子也。昆弟二人。一人忘其名。乘舸泛河。爲驚湍激船桻。梁板漂遞。沈子亦漂而死。詢鎮潞州。寵婢夫人甚妬。因配與家人歸秦。其婢旦夕只在左右。歸秦慚恨。伺隙剸刃於詢。果罹兇手。殺歸秦以充祭。亦無及也。唐天復中。湖南節度使劉建封姪其牽攏官陳之婦。陳爲同列所戲。恥而發怒。伺便、以羨一作冷。黎擊殺之。馬氏有其位。於今禁羨一作冷。黎蓋懲彭城之遭罹也。姪爲大罰。昔賢垂戒。作人君父。得不以子禍奴禍取鑒哉。

王潛司徒燒紙錢秦威儀附

唐王潛司徒與武相元衡有分。武公倉卒遭罹。潛常於四時、燕紙錢以奉之。王後鎮荊南。有染戶許琛。一旦一作日。暴卒。翌日卻活。乃具牓子詣衙云。要見司徒。乃通入。於階前問之。琛曰。初被使人追攝。至一衙府未見王。且領至判官廳。見一官人憑几曰。此人錯來。自是鷹坊許琛。不干汝事。即發遣回。謂許琛曰。司徒

安否。我卽武相公也。大有門生故吏。鮮有念舊於身後者。唯司徒不忘。每歲常以紙錢見遺。深感恩德。然所賜紙錢。多穿不得。司徒事多點（一作忘）不至、仰爲我詣衙具導此意。王公聞之。悲泣慚訝。而魔坊許琛果亦物故。自此選好紙、剪錢以奉之。此事與楊收相於鄭愚尙書處借錢事同。又南嶽道士秦保言。威儀勤於焚脩者。曾曰。眞君云上仙。何以須紙錢。有所未喻。夜夢眞人曰。紙錢卽冥吏所籍。我又何須。由是嶽中亦信之。

崔從事爲廟神賜藥（李氏土地神附）

閩從事崔員外忘其名。正直檢身。幕寮所重。奉使湖湘。復命在道。逢寇賊、悉遭殺戮。唯外郎於倉惶中。忽有人引路獲免。驅馳遠路。復患疝疾。行邁之次。難求藥餌。途次延平津廟。夢爲廟神賜藥三丸。服之驚覺。頓愈。此亦鬼神輔德也。彭城劉山甫自云。外祖李公敬彝郎中宅。在東都毓財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未大水前。預夢告張求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遏水岸頭。（一作並）不衝圮。李宅異事也。

張璟爲靈廟草奏

廬山書生張璟。乾寧中、以所業之桂州。欲謁連帥張相。至衡州大嘆灘。損船上岸。寢於江廟。爲廟神所責。生以素業對之。神爲改容。延坐從容。云有王一（作巫）立仁者。罪合族誅。廟神爲其分理。（一作疏）奏於嶽神。無人作奏。璟爲草之。旣奏蒙允。神喜、以白金十餅爲贈。劉山甫與廖隱校書。親見璟說其事甚詳也。

滻水神正直

唐黃寇奔衝。有小朝士裴忘其名。移挈妻子。南趨漢中。纔發京都。其室女路次暴亡。兵難揮霍。不暇藏瘞。其爲悲悼。卽可知也。行卽浴谷。夜聞其女有言。不見其形。父母怪而詰之。女曰。我爲滻水神之子強暴。誘歸其家。厥父責怒。以妄殺生人。遽行笞責。兼遜謝撫慰。差人送來。緣夕旦未有託。且欲隨大人南行。俾拔茅爲苞。致於箱笥之中。庶以魂識依止。飲食語言。不異於常。爾後白於嚴慈云。已有生處。悲咽告辭去。夫鬼神之事。世所難言。素滻之靈。有義方之訓。所謂聰明正直之流也。

塹杜氏山岡事鮮于仲通唐氏嚴氏附

古有宅墓之書。世人多尚其事。識者猶或非之。杜公正倫。與京兆宗派不同。常蒙輕遠。銜之。洎公宦達後。因事塹斷杜陵山脈。由是諸杜數代不振。鮮于仲通兄弟。閬州新井縣人。崛起俱登將壇。望氣者以其祖先墳上有異氣。降勅塹斷之。裔孫有鮮于嶽者。幼年寢處。席底有一小蛇。蓋新出卵者。家人見之。以爲奇事。此侯及壯。常有自負之色。歷官終于普州安嶽縣令。不免風塵。其徒戲之曰。鮮于蛇也。唐峯亦閬州人。有墳塋在茂賢草市。峯因負販。與一術人偕行。經其先塋。術士曰。此墳塋子孫。合至公相。峯謂曰。此卽家墳隴也。士曰。若是君家。恐不勝福也。一作耶。子孫合爲賊盜。皆不令終。峯志之。爾後遭遇蜀先主開國。峯亦典郡。其二道襲官。一作等。皆至節將。三人典郡。竟如術士之言。何其驗也。嚴司空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鳴。卽嚴氏一人必殞。或一日。有親表對坐。聞鹿鳴。其表曰。釜戴山中鹿又鳴。嚴曰。此際多應到表兄。其表兄遽對曰。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不日嚴氏子一人果亡。是何異也。

鼠狼智

相國張公文蔚莊在東郁北柏一作坡莊內有鼠狼穴養四子、爲蛇所吞。鼠狼雄雌情切。於穴外坋土。恰容蛇頭。俟其出穴。果入所坋處出頭。度其回轉不及。當腰齧斷。而劈蛇腹。銜出四子。尙有氣。置於穴外。銜豆葉噣而傅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若是乎。最靈者人。胡不思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三

草賊號令公

王中令鐸、落都統。除滑州節度使。尋罷鎮。以河北安靜。於楊全玫有舊。避地浮陽。與其都統幕客十來人從行。皆朝中士子。及過魏。樂彥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從客侍姬有輦下昇平之故態。彥禎有子曰從訓。素無賴。愛其車馬姬妾。以問其父之幕客李山甫。以咸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令圖之。俟鐸至甘陵。以輕騎數百。盡掠其橐裝姬僕而還。鐸與賓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有殺刼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忽誕也如此。彥禎子尋爲亂軍所殺。得非瑯琊公訴于上帝乎。

王重榮逐兩帥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始爲牙將。黃巢犯闕。元戎李都奉僞。畏重榮黨附者多。因薦爲副使。一日忽謂都曰。凡人受恩。只可私報。不可以公徇。令公助賊、陷一邦。於國不忠。而又日加箕斂。衆口紛然。倏忽變生。何以遏也。遽命斬其僞使。都無以對。因以軍印授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竇滻、間路至河中。代都爲帥。重榮迎之。滻前爲京兆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墮疊。及至翌日。集軍校于庭。謂曰。天子命重臣作鎮。將遏賊衝。安可輕議斥逐。令北門出乎。且爲惡者必一兩人而已。爾等可言之。滻不知軍校皆重榮之親黨也。衆皆不對。重榮乃自屏肅佩劍。歷階而上。謂滻曰。爲惡者非我而誰。召滻之僕吏。控馬及階。

請依李都前例、速去之。潘不敢仰視。乃躍馬復由北門而出。重榮破黃巢有功。正授節制。封郡王。與田令孜結怨。他日爲部將常行儒殺之。時號鐵條。以其剛也。

鄭文公報恩

鄭文公畋、字台文。父亞曾。任桂管觀察使。畋生於桂州。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爲監軍。有詔徵赴闕。亞餞於北郊。自以衰年。因以畋託之曰。他日願以桂兒爲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訖。泫然流涕。思恭誌之。及爲神策軍中尉。亞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館之于第。年未及冠。甚愛之。如甥姪。因選師友教導之。畋後官至將相。黃巢之入長安西門。思恭逃難於終南山。畋以家財、厚募有勇者。訪而獲之。以歸岐下。溫凊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終於畋所。畋葬於鳳翔西岡。松柏皆手植之。未幾畋亦卒。葬近西門之墳。百官皆造二隴以弔之。無不墮淚。咸伏其義也。

韓簡聽書　李茂貞附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鯫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爲政篇。明日謁諸從事曰。僕近知古人淳樸。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聞者。無不絕倒。秦王李茂貞。請三傳王利甫講春秋。利甫古僻性狷。然演經義文。亹亹堪聽。茂貞連月聽之不倦。利甫後寄褐於道門。改名晝。卒於洛中也。武臣未必輕儒。但未睹通儒。多逢鄙薄之輩。沮其學善也。惜哉。

孟方立陳桑梓禮　羅虬附

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以勇力。隸於本軍爲裨將。廣明中、潞帥高潯攻諸葛爽於河陽。方立出天井關爲前鋒。時潯爲大將劉廣所逐。廣忌方立。留戍于關。後廣爲潞人所殺。三軍乃以方立爲帥。因有首邱之思。遂移軍於邢州。用法平正。人皆附之。始拜墳墓於鄉里。詣縣令里所。陳桑梓之敬。有識者賞焉。姪遷、嗣爲潞帥。降太原。葆光子曰。羅虬累舉不第。務於躁進。因罷舉、依於宦官。典台州。晝錦也。常以展墓勉謁邑宰。橫笏傲然。宰曰。某雖塵吏。不達事體。然使君豈不看松柏下人乎。譏其無桑梓之敬。曾武人之不若也。虬有俊才。嘗見雕陰官妓比紅兒詩。他無聞也。

雷電救王鎔

景福中、幽州帥李匡威。率兵救鎭州。軍次博水。會軍亂。推其弟匡儔充留後。諸軍皆散。乃以書報弟。付之軍政。南欲赴闕。泊於陸澤。鎭州趙王王鎔。以匡威救難失國。因請稅駕於常山府郭。以中離變。會匡威有幕客李貞抱自闕回。與匡威相遇。同登寺樓。觀鎭州山川之美。有愛戀之意。乃謀託親於王鎔。既造之。逼以兵仗。同詣理所。乃入自子城東門。門內有鎔親騎。營中之卒。忽掩其外關。復於闕垣中。有一人識是王鎔。遽挾于馬上。肩之而去。匡威格鬬移時。與貞抱俱死。鎔年十六七。疎瘦。當與匡威並轡之時。雷電忽起。雨雹交下。而屋瓦皆飛。拔大木數株。明日、鎔但覺項偏痛。乃因有力者所挾。不勝其苦故也。訪之。則曰。墨君和、鼓刀之士也。天意冥數信然。鎔自脫此難。更在位三十餘年。不有神明扶持。何以獲免。

李全忠蘆生三節

唐乾符末。范陽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學。曾爲棣州司馬。忽有蘆一枝。生於所居之室。盈尺三節焉。心以爲異。以告別駕張建章。建章積書千卷。博古之士也。乃曰。昔者蒲洪以池中蒲生九節爲瑞。乃姓蒲。後子孫昌盛。蘆者茅也。合生陂澤之間。而生於室。非其常也。君後必有分茅之貴。三節者。傳節鉞三人。公可誌之。全忠後事李可舉爲戎校。諸將逐可舉而立全忠。累加至檢校太尉。臨戎甚有威政。全忠死。子匡威嗣。匡威爲三軍所逐。弟匡儔爲太原所攻。挈家赴闕。至滄州景城。爲盧彥威所害。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節。自布素中以飲博爲事。漁陽士子多忌之。曾一日與諸游俠輩釣于桑乾赤欄橋之側。自以酒禱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則獲一大魚。果釣得魚。長三尺。人甚異焉。有馬都（一作郁。下同）者。少負文藝。匡威曾問其年。都郁（一作郁）曰。弱冠後兩周星。慚形於色。後匡威繼父爲侯。首召焉。（一作馬）都問曰。子今弱冠後幾周星。歲。都但頓顙謝罪。匡威曰。好子之事。吾平生所愛也。何懼之有。因署以府職。其闊達多如此類。故人多附之。葆光子嘗見范陽熟人說。李匡儔妻張氏。國色也。其兄匡威爲帥。強婬之。匡儔按劍而俟。夜深妻迴出步輦。爲其夫殺之。匡威羞見其弟及將校。或言欲將兵救援鎮州。既出城。三軍立匡儔爲帥。匡威遂稱欲歸朝覲。行次常山。又有刼賓王鎔之事。匡儔移牒王鎔。往復指陳。終不及婬穢之事。諱國惡也。

張建章泛海遇仙

張建章爲幽州行軍司馬。後歷郡守。尤好經史。聚書至萬卷。所居有書樓。但以披閱清淨爲事。經涉之地。無不理焉。曾齋府戎命往渤海。遇風濤。乃泊其船。忽有青衣。泛一葉舟而至。謂建章曰。奉大仙命請大夫。

建章乃應之。至一大島。見樓臺翬然。中有女仙處之。侍翼甚盛。器食皆建章故鄉之常味也。食畢。造退女仙謂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謂君子人也。忽患風濤之苦。吾令此青衣往來導之。及還。風濤寂然。往來皆無所懼。又回至西岸。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則以帛包麥屑。置于水中。摸而讀之。不欠一字。其篤學也如此。薊門之人。皆能說之。于時亦聞於朝廷。葆光子曾遇薊門軍校姓孫、忘其名。細話張大夫遇水仙蒙遣鮫綃。自齎而進。好事者爲之立傳。今亳州太清宮道士有收得其本者。且曰、明宗皇帝有事郊丘。建章鄉人掌東序之寶。其言國內外唯有二物。其一卽建章所進鮫綃篋而貯之。軸之如帛。一作書以紅線三道劄之。亦云夏天清暑展開。可以滿室凜然。邇來變更。莫知何在。

北夢瑣言卷第十四

李茂貞脅尹殺宰相

鳳翔李茂貞跋扈至甚。昭宗謂宰相杜讓能曰。春秋之義。叛而必誅。安有甸服之間。顯違朝旨。而悖慢如此。我若不討四方其謂我何。讓能奏曰。艱難已來。行貞元故事。姑息戎臣久矣。根牢蔓熾。附之者衆。一旦難驟革之。又京師去歧咫尺。人心易以危懼。設有陵犯。損威愈甚。願陛下稍解雷霆而熟計之。帝曰。政刑弛紊。詔令不出都門。不欲羈羈守恬而坐。因除宰臣徐彥若鎮鳳翔。以茂貞爲興元尹。以嗣覃王率禁軍送彥若。或茂貞遷延不受代。卽以兵攻之。軍旅所決。一委讓能。讓能懇諫不從。王師果敗。或云此舉乃讓能報私怨也。茂貞先以長書與讓能。繼上表。仍擁兵至臨皐驛。請誅宰相。帝遂斬樞密使李周瞳以徇。乃貶讓能。仍詔送至軍前。茂貞具禮出迎。至驛。復表請行朝典。讓能奏曰。晁錯之辜。謬及於臣。今若歸罪於臣。可紓國難。帝不得已。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遣中使害於驛內。識者以讓能臨難無苟免。亦得其死也。後追贈太尉。其子曉、貌如削玉。有制誥之才。仕梁至宰相。鳳歷年。洛都有變。爲亂軍誤害。時皆歎惜之。

三鎭擁兵殺二相

唐乾寧二年。邠州王行瑜會李茂貞、韓建、入覲。決謀廢立。帝旣睹三帥齊至。必有異謀。乃御樓見之。謂曰。卿等不召而來。欲有何意。茂貞等汗流浹背。不能對。但云南北司紊亂朝政。因疏韋昭度討西川失謀。李

磎麻下、爲劉崇龜所哭。陛下不合違衆用之。及令宦官詔害昭度已下三帥乃還鎮。內外寃之。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尚書令。昭度力止之曰。太宗以此官慰政。而登大位。後郭子儀以六朝立功。雖有其名。終身退讓。今行瑜安可輕授焉。因請加尚父。至是爲行瑜所憾。遽罹此害。後追贈太師。李磎字景望。拜相麻出。爲劉崇龜抱而哭泣。改授太子少傅。乃上十表及納諫五篇。以求自雪。後竟登庸。且訐崇龜之惡。時同列崔昭緯與韋昭度、及磎素不相協。王行瑜專制朝廷。以判官崔鋌入闕奏事。與昭緯關通。因託鋌致意。由是行瑜率三鎮脅君。磎亦遇害。其子涀有高才。同日罹害。磎著書百卷。號李書樓。後追贈司徒。太原李克用破王行瑜後。崔昭緯貶而賜死。昭皇切齒。下詔捕崔鋌。亦寃報之一事也。

儒將成敗

古者文武一體。出將入相。近代裴行儉、郭元振、裴度、韋皐、是也。然而時有夷險。不可一概而論。王鐸初鎮荆南。黃巢入寇。望風而遁。他日將兵捍潼關。黃巢令人傳語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敵。無汚我鋒刃。自取敗亡也。後到成都行朝。拜諸道都統。高駢上表。目之爲敗軍之將。正謂是也。諫議大夫鄭寶。一作曾。獻書以規其旨云。未知令公以何人爲牙爪。何士參帷幄。當今大盜移國。羣雄奮戈。幕下非舊族子弟、白面郎君、雍容談笑之秋也。爾後罷軍權。鎮滑臺。竟有貝州之禍。鄭文公畋。首倡中興。傅檄討賊。殺戮黃寇。鎮靜關畿。一旦部校李昌言脅而逐之。尚不能固位。至如越州崔瑨。湖南崔瑾。福建韋岫。鄆州蔡崇。徐方支詳。許昌薛能。河中李都、竇滔。鳳翔徐彥若。狠狽恐懼。求免不暇。唯張濬大言。自方管葛。以無謀之韓建。倅用剛

之孫揆出征大鹵。自貽敗亡。爾後朱朴、踵爲大言。驟居相位。亦曾上表。請破鳳翔。所謂以羊將狼。投卵擊石。幸而不用。何過望哉。客有謂葆光子曰。儒將誠則有之。唐自大中已來。以兵爲戲者久矣。廊廟之上。恥言韜略。以囊鞬爲兇物。以鈐匱爲兇言。就有如盧藩薛能者。目爲麤才。一旦宇內塵驚。閭左蜷起。遽以褒衣博帶。令押燕頷虎頭。適足以取笑耳。則韋昭度之憚王建、潛之伐太原是也。

外藩從事於東本一作省上事

河東節度副使李習吉。習吉五代史作襲。常應舉不第。爲李都河中從事。都失守。習吉自昭義游太原。辟爲從事。習吉好學有筆述。雖馬上軍前。手不釋卷。太原所發牋奏軍書。皆習吉所爲也。因從李克用至渭南。令其入奏。帝重其文章。授諫議大夫。使上事北省。以榮之。竟歸太原。復其戎職。莊宗即位。追贈禮部尚書。梁太祖每覽太原書檄。遙景重之曰。我何不得此人也。陳琳、阮瑀亦不是過。

韓建始終

韓建兩隨李茂貞。迫脅君上。殺戮輔相。昭宗出居。本幸鄜畤。建懇迎奉。請至華下。供億之勞。具在勤王錄。而殺害鄭王等八人。以孤君上。抑其罪也。近代史臣駁論勤王錄數條。且曰。韓建不遇時可也。而云隄防道路。拱衛輿櫬。欲蓋而彰。則禁固之意可知也。又與諸道書云。語詔書徵赴行在、妄也。又曾無糾率諸侯、述保大定功公。一作之志也。以爲唐運陵替。皆有由。一作歷數。自黃巢既戮。蔡賊生焉。宗權滅後。而朱玫、王行瑜繼之。纔舍茂貞。而有韓建。所謂一莽雖死。十莽復生。何天意不祐乎。竟爲朱溫宰相。蜀先主聞之笑曰。

韓建非豹變之才。與朱溫作相宜也。葆光子曰。華州韓建。荊渚成汭。勤王奉國。識有可嘉。于時號爲北韓南郭。（郭卽成令冒稱也。）士大夫可以依賴也。古者奉霸主尊本朝。德義小虧。諸侯不至。葵邱之會是也。成韓位居王輔。荷寵於唐。朱公有無君之心。露問鼎之意。建等不能效臧洪泣血。糾率同盟。亦可以結約親鄰。共張聲勢。而乃助桀作孽。畫匹成蛇。舍我善鄰。陳誠僞室。華陰失守。既無力以枝梧。鄂渚喪師。乃無名而陷沒。非忠非義。吾所謂二公始終謬也。向使成令睦漢南諸侯。結淮甸雄援。汴人簒逆。亦恐未暇。推之天命。卽吾不知。考之人謀。固無所取。惜哉。（中匹字未曉。）

孔緯惜鹽鐵印

孔緯在中書。朱全忠併有數鎭。兵力強盛。表請鹽鐵印。詔下宰相議之。緯力爭不從。請其下邸吏曰。朱公若收鹽鐵印。非興兵不可。全忠尋止。後韓建討太原不利。爲張濬所誤。貶之。它日昭宗欲再攻鳳翔。以問緯。緯曰。鳳翔天子西門。若自去窟穴。受制一面。卽大事去矣。昭宗曰。卿是朕賢臣。殊未達時事。緯曰。陛下以臣爲賢。是謗臣也。臣若賢。肯立於陛下之朝。因稱疾。以太子太師致仕。卒於華下。

神告羅宏信（子紹威附）

中和中。魏博帥羅宏信。初爲本軍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曾宿於魏州觀音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曰白須翁。巫有宋遷（一作千）者。忽詣宏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不久爲此地主。宏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復以此言來告。宏信因令密之。不期歲。果有軍變。推宏信爲帥。宏信狀貌豐偉。多力善射。雖聲名未振。

衆已服之。累加至太尉。封臨淮王。宏信卒。子紹威繼之。與梁祖通歡結親。情分甚至。先是本府有牙軍八千人。豐其衣糧。動要姑息。時人云。長安天子。魏府牙軍。主使頻遭斥逐。由此益驕。紹威不平。有意翦滅。因與汴人計會。詐令役夫肩籠內藏器甲。揚言汴帥葬羅氏之女。紹威密令人於兵仗庫斷弓絃。共甲襠。夜會汴人擐甲持戈。攻殺牙軍。牙軍覺之。排闥入庫。而弓甲無所施勇也。全營殺盡。仍破其家。人謂牙軍久盛。宜其死矣。紹威雖豁素心。而紀綱無有。漸爲梁祖陵制。竭其帑藏以奉之。忽患腳瘡痛不可忍。意其牙軍爲祟。乃謂親吏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打一箇錯、不成也。紹威卒。其子周翰繼之。俄而移鎮滑臺。羅氏失去其國矣。

燕王劉仁恭異夢

劉仁恭微時。曾夢佛旛於手指飛出。或占之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貴。後如其說。果爲幽帥。自破太原軍於安塞城後。士兵精強。孩視鄰道。發管內丁壯。號三十萬。南取鄴中。圖袁曹之霸。先下甘陵。無少長悉坑之。初治甘陵城下。有鵂鶹數頭。飛下幄帳內。逐之復來。仁恭惡之。竟爲魏軍汴軍夾攻。大敗之。殺其名將單可及。仁恭單馬而遁。于時軍敗於內黃。爾後汴帥攻燕。亦敗於唐河。他日命使聘汴。汴帥開宴、俳優戲醫病人以譏之。且問病狀。內黃以何藥可瘥。其聘使謂汴帥曰。內黃可以唐河水浸之必愈。賓主大笑。賞使乎之美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五

披褐至殿門

天復元年。鳳翔李茂貞。請入覲奏事。朝廷允之。蓋軍容使韓全誨與之交結。昭宗御安福樓。茂貞涕泣。陳匡救之言。時崔允密奏曰。此姦人也。未足爲信。陛下宜寬懷待之。翌日、宴於壽春殿。茂貞肩輿、衣黜褐入金鑾門。易服赴宴。咸以爲前代跋扈。未有此也。時韓全誨深相交結。崔允懼之。自此亦結朱全忠。竟致汴州迎駕、與鳳翔連兵、劫遷入洛之始。識者以王子帶召戎。崔允比之。先是茂貞入闕。焚燒京城。是宴也。俳優安轡新。號茂貞爲火龍子。茂貞慚惕俛首。宴罷有言。他日須斬此優。轡新聞之。請假往鳳翔求救。茂貞遙見、詬之曰。此優窮也。胡爲敢來。轡新對曰。只要起居。不爲求救。近日京中。且賣麩炭。可以取濟。茂貞大笑而厚賜赦之也。

朱全忠迎駕於鳳翔

軍容使韓全誨以駕幸鳳翔。李茂貞比懷挾帝。以令諸侯之意。懼朱全忠之盛也。西川王公建。亦有此慮。乃結汴州同起軍。助其迎駕。汴軍傳（一作傅）城。州（一作川）軍乃攻興元。其帥王萬洪。以無救援。遂降成都。由是山南十四州。並爲蜀有。方變謀卻助鳳翔。於時命掌書記韋莊奉使至軍前。朱公大怒。自此與西川失歡。而汴帥軍罷。

韓建賣李巨川

李巨川、有筆述。歷舉不第。先以仕僞爲一作襄王。與唐彥謙俱貶於山南。褒帥楊守亮優待之。山南失守。隨致仕楊軍容復恭。與守亮同奔北投太原。導行者引出華州。復恭爲韓建挫辱。楊罵爲奴。以短褐蒙之。斃於枯木。守亮檻送至京。斬於獨柳樹。京城百姓。莫不沾涕。此卽南山一丈黑。本姓訾。黃巢時。多救護導引朝士。令趨行在。人有逃黃巢而投附。皆濟之由是人多感激也。巨川爲韓建副使。朱令公軍次於華。用張濬計。先取韓建。其幕客張策攜印率副使李巨川同詣轅門請降。朱公謂曰。車駕西幸。皆公所教也。建曰。某不識字。凡朝廷章奏。鄰道書檄。皆巨川爲之。因斬之。識者謂韓建無行。求解怒於朱公。遂爲所賣。時人冤之。巨川有子愼儀。仕後唐爲翰林學士。唯張策本與張濬有分。攜印而降。叶濬之謀。後仕至梁相。朱公既得韓建。以兄呼之。尋奏移許昌。一作田。梁鳳歷初。亦遇害也。

天子賜勳臣詩

德宗皇帝好爲詩。以賜容州戴叔倫。文宗、宣宗、皆以詩賜大臣。昭宗駐蹕華州。以歌辭賜韓建。以詩及楊柳枝辭賜朱全忠。所賜一也。或以敬。或以憚。受其賜者。得不求其義焉。

朱令公爲昭宗攏馬

汴帥朱公。再圍鳳翔。與茂貞軍戰于虢縣西槐林驛。大敗岐軍。橫屍不絕。鮑氣聞於十里。昭宗遂殺宦官韓全誨已下二十二人首宣示。茂貞亦斬其義子繼筠首以送。於是車駕還宮。朱令俛首馬前請罪。涕泣

攏帝馬行千步帝爲之動容至京師以宰相崔允判六軍乃下詔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七百一十人又鳳翔駕前宰相盧光啓等一百餘人並賜自盡天復三年汴人擁兵殺宰相崔允京兆尹鄭元規劫遷車駕移都東洛既入華州百姓呼萬歲帝泣謂百姓曰百姓勿唱萬歲朕無能與爾等爲主也泌路有思帝鄉之詞乃曰屹千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況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言訖泫然流涕行至陝府內宴皇后自捧玉盆以賜全忠內人唱歌全忠將飲酒韓建踢其足全忠懼辭醉而退至穀水而殺內人可證及隨駕五百人自是帝孤立矣

昭宗遇弒

昭宗遷都至洛左右並是汴人雖有尊名乃是虛器如在籠檻鬱鬱不樂朱全忠以諸侯盡有匡復之志慮帝有奔幸之謀時護駕朱友諒等聚兵殿庭訴以衣食不足帝方勞諭友諒引兵升殿帝顧仆入內軍士踴而追之帝叱曰反耶友諒曰臣非敢無禮奉元帥之令帝奔入御廚以庖人之刀斬數輩竟爲亂兵所害內人李漸榮裴正一等弒帝投刃而死又以朱友諒氏叔琮扇動軍情請誅朱友諒氏叔琮以成濟之罪歸之友諒等臨刑訴天曰天若有知他日亦當如我後全忠卽位爲子友珪所弒竟如其言

請殺德王

輝王嗣位社宴德王裕已下諸王子孫並密爲全忠所害德王帝之兄曾册皇太子劉季述等廢昭宗册爲皇帝季述等伏誅令歸少陽院全忠以德王眉目疎秀春秋漸盛全忠惡之請崔允密啓云太子曾竊

寶位。大義滅親。昭宗不納。一日。駕幸福先寺。謂樞密使蔣元暉曰。德王、吾之愛子。何故頻令吾廢之。又欲殺之。言訖淚下。因遞其中指血流。全忠聞之。宴罷。盡殺之。

謀害衣冠

輝王卽位。天祐中。朱全忠以舊朝達官。尙在班列。將謀簒奪。先俾翦除。凡在周行。次第貶降。舊相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大夫趙崇、王贊等。於滑州白馬驛、賜自盡。時宰相臣柳璨。性陰狡貪權。惡樞等在己之上。與全忠腹心樞密使蔣元暉、太常卿張廷範、密友交結而害樞等。俄而廷範轅裂。元暉與柳璨、及弟瑤、璩相繼伏誅。先是故相張濬。一家並害。而棄屍黃河。朱公謀主李振。累應進士舉不第。尤憤朝貴。時謂朱全忠曰。此淸流輩。宜投於黃河。永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尒朱榮河陰之戮衣冠。不是過也。俄而輝王禪位。封濟陰王於曹州。遇酖而崩。唐祚自此滅矣。

誣何太后

朱全忠先以蔣元暉爲樞密使。伺帝動靜。積慮何太后。以昭宗見害之後。常恐不保旦夕。曾使宦人阿秋。面召元暉屬戒。所乞它日傳禪之後。保全子母性命。言發無不涕零。先是全忠速要傳禪。召元暉到汴州。責以太遲。元暉以傳禪先須封國。授九錫之命。俟次第行之。全忠怒曰。我不要九錫。看作天子否。元暉歸奔洛陽。與宰相裴贇爲趙殷衡誣譖云。與太后交通。欲延唐祚。乃令殷衡逼殺太后及宮人。而誅蔣元暉。時人冤之。趙殷衡後改姓孔名循。亦莫知其實是何姓。仕後唐明宗爲宣徽使。出爲許昌滄州兩鎭。時人

知其狡譎傾險。莫不憚之。

爲堂叔母侍疾

唐天祐三年。拾遺充史館脩撰崔瑩進狀。以堂叔母在孟州濟源私莊。抱疾加甚。無兄弟奉養。無強近告投。兼以年將七十。地絕百里。闕視藥膳。不遑曉夕。遂乞假躬往侍疾。勅旨依允。時人義之。或曰。避禍而享義名者。亦智也。

秦宗權訴不反

黃巢破後。蔡州秦宗權。繼爲反逆。兵力強銳。又復稱僭。山東諸郡苦之。十年之間。屠膾生聚。汴帥朱全忠。盡節禦之。宗權爲部將申叢擒而折足囚縛。朱全忠具表、檻送至京。京兆尹孫揆率府縣吏閱之。宗權卽檻中舉首曰。宗權非反也。大尹哀之。觀者因以爲笑。

李摩雲擲鉢從事

李罕之、河陽人也。少爲桑門無賴。所至不容。曾乞食於滑州酸棗縣。自旦至晡。無與之者。擲鉢于地。毀僧衣。投河陽諸葛爽爲卒。罕之卽僧號。便以爲名。素多力。或與人相毆。毆其左頰。右頰流血。爽尋署爲小校。每遣討賊。無不擒之。蒲絳之北。有摩雲山。設堡柵于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攻取。時罕之下焉。自此號李摩雲。累歷郡侯、河南尹節將。官至侍中。卒於汴州。荊南成汭之流也。自唐至梁□下缺。

北夢瑣言卷第十六

以酒致禍

梁祖國霸之初。壽州刺史江彥温。以郡歸我。乃遣親吏張從晦、勞其勤。而從晦無賴。酒酣、有飲徒何藏耀者。與之偕、甚呢。每事惧稟從晦。致命于郡。彥温大張樂邀不至。乃與藏耀食于主將家。彥温果疑恐曰。汴王謀我矣。不然。何使者之如是也。乃殺其主將。連誅數十人。而以狀白其事。既而又疑懼曰。訴其腹心。亡我族矣。乃自縊而死。梁祖大怒。按其事。腰斬從晦。留藏耀裂其禁械。斬于壽春市。葆光子曰。後唐明宗皇帝時。董璋據東川。將有跋扈之心。于時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梓潼。仁矩比節使下小校。驟居內職。性好狎邪。元戎張筵。託以寒熱。召之不至。乃與營妓曲宴。璋聞說甚怒。索馬詣館。邊欲害之。仁矩鞠足端簡門迎璋。怒稍解。他日作叛。兩川舉兵。並由仁矩獻謀於安重誨之所致也。

蜀使洪飲

梁太祖初兼四鎮。先主遣押衙潘甫持聘。甫飲酒一石不亂。每攀讌飲。禮容益莊。梁祖愛之。飲酣、梁祖曰。押衙能飲一盤器物乎。甫曰不敢。乃簇在席器皿。次第注酌。甫並飲之。甫愈温克。梁祖謂其歸館。多應傾瀉困臥。俾人偵之。甫簪笏襲冠子。秤所得酒器。滌而藏之。他日又遣押衙鄭頊持聘。梁祖問以劍閣道路。頊極言危峻。梁祖曰。賢主人可以過得。頊對曰。若不上聞。恐惧令公軍機。梁祖大笑。此亦近代使令之美

者也。

朱瑾殺兄

朱瑾之據兗州。梁祖攻之未克。其從父兄齊州刺史瓊先降。與瓊同詣壁下以曉之。瑾乃遣都虞侯胡規出獻款曰。兄已降。願貸瑾不死。請以鎮委吏。既而啓延壽門。陳牌印于笥曰。兄來請先奉此。梁祖命瓊受之。葛從周疑詐。選勇士孫少迪等仗劍以馭瓊曰。彼力屈。不足疑。瓊進前受印篇。瑾單馬曰。兄獨來密語耳。始相及。瑾令驍卒董懷進、勾曳瓊墜馬。乃發所匿刃殺瓊。勾曳突出。牽入之。須臾、城上鼓譟。擲瓊首於埤也。我軍失色。梁祖哀慟久之。斬軍謀徐厚署瓊弟玭爲齊州防禦使。恩禮殊厚。瑾竟棄城投揚州。

馬景設詐

梁祖宿兵岐下。以迎昭宗。敵壘尚堅。旦思班退。親從指揮使高季昌抗言曰。天下雄傑。窺此舉者一載矣。今姦黨已窮。更少俟之。季昌乃密募人入岐爲告事者。有騎卒馬景應命。因朱友倫總騎軍且（一作固）至。將大出兵迓。景請其時給駿騘雜所出隊中十許里。躍馬西逸。叩岐闕。以軍怨東遁爲告。且言列寨留卒尚萬。俟夕將逝。宜速掩之。當落我機內矣。夫是往也。決無生理。願錄其妻孥。梁祖悽然止其行。景固請。乃徇之。明日軍出。諸寨屏匿如無人。不十里。果風騎卻走。岐入納之。不失厥料。岐軍啓兩扉。悉衆來。我師宿已秣馬飽士。中軍一鼓。百營俱進。大破岐軍。十不存三四焉。李茂貞喪膽。昭宗降詔還京。始遂奉迎矣。功歸高公。而馬景妻孥。倍加軫卹。且解揚以守正而忠。不顧其身也。馬景以死命行詐。非圖身也。人之難事。唯

景有之。

朱延壽妻王烈女

宣州田頵、壽州朱延壽。將舉軍以背楊行密。請杜荀鶴持箋詣淮都。俄而事泄。行密悉兵攻宛陵。延壽飛騎以赴。俱爲淮軍所殺。延壽之將行也。其室王氏勉延壽曰。願日致一介以寧所懷。一日介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乃部分家僮。悉授兵器。遽闔州中之屏而捕騎已至。不得入。遂集家僮。私阜帑。發百燎廬舍。州廨焚之。急而稽首上告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爲仇者所辱。乃投火而死。古之烈女。無以過也。

木星入斗

唐乾符中。荆州節度使晉公王鐸。後爲諸道都統。時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晉公觀之。問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卽爲災。唯木當應爲福耳。咸或然之。時有衲士邊岡。洞曉天文。精通歷數。謂晉公曰。唯斗帝王之宮宿。唯木爲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於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他日晉公屏左右。密問岡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識者言唐世嘗有緋衣之讖。或言將來革運。或姓裴。或姓牛。以爲裴字爲緋衣。牛字著人卽朱也。所以裴晉公度、牛相國僧孺。每罹此謗。李衞公斥周秦行紀。乃斯事也。安知鍾於碭山之朱乎。

木中異文

梁開平中。潞州軍前李思安奏壺關縣庶穰鄉人。因伐樹倒。分爲兩片。內有六字。皆如左書。曰。天十四載

石進。乃圖其狀以獻。仍付史館。爾後唐莊宗皇帝自晉王登位。以爲應之。中間石氏自幷門受國。稱晉朝。湖南馬希範。解釋此字。表聞焉。

薛貽矩畫讚

梁相國薛貽矩。名家子。擢進士第。在唐至御史大夫。先是、南班官忌與北司交通。天復中。翦戮閹官。貽矩嘗與韓全誨等作寫眞讚。悉紀於內侍省屋壁間。坐是謫官。他日齋唐帝命禪于梁。仕至宰相。

春磨寨

黃巢自長安遁歸。與其衆屯於陳蔡間。澈河下寨連絡。號八山營。于時蔡州秦宗權懼巢以城降之。時既饑乏。野無所掠。唯捕人爲食。肉盡繼之以骨。或碓搗。或磑磨。咸用充飢。天軍四合。巢軍不利。其黨駭散。頻爲雷電大雨淹浸其營。乃與妻孥昆弟奔於太山狼虎谷。爲外甥林言、斬首送徐州。時溥下裨將李師銳。函首送成都行在也。

梁祖脫難

梁祖親征鄆州。軍次衞南。時築新壘。土工畢。因登眺其上。見飛鳥止於峻堞之間而噪。其聲甚厲。副使李璠曰。是烏鳥也。將有不如意之事。其前軍朱友裕爲朱瑄掩撲。拔軍南去。我軍不知。因北行。遇朱瑄軍來迎。一作趍。梁祖策馬南走。入村落間。爲賊所迫。前有溝坑。頗極深廣。倉一作忽。遽之際。忽見溝內蜀黍稈積。以爲道正在馬前。遂騰躍而過。因獲免焉。副使李璠。都將高行思。爲賊所殺。張歸宇爲殿騎。授戈力戰。僅得

生還發十四五箭乃知衞南之烏先見之驗也

梁祖夢丁會

丁會爲昭義節帥常懼梁祖雄猜疑忌功臣忽謂敬翔曰吾夢丁會在前祇候吾將乘馬欲出圉人以馬就臺忽爲丁會跨之以出時夢中怒叱喝數聲因驚覺甚惡之是月丁會舉潞州軍民歸河東矣

殿棟折墜

梁祖末年多行誅戮一夕寢殿大棟忽墜於御榻之上初聞土落於寢帳上乃驚覺久之又聞有小木墜於帳頂間遂懼然下牀未出殿門其棟乃墜遲明召諸王近臣令觀之夜來驚危幾不相見由是君臣相泣又曰驚憂之時如有人引頭於寢閤門內云裏面莫有人否所以忽忙奔起得非宮殿神乎他日又游於大內西九曲池泛鷁舟於池上忽聞傾側上墮於池中宮嬪幷內侍從官並躍入池扶策登岸移時方安爾後發痼疾竟罹其子郢王友珪弒逆之禍舟傾棟折非佳事也

梁祖圍棗強事

梁祖末年用軍不利河北數鎮不順其命一旦躁撓堅要親征師次深州界遂令楊師厚分兵攻棗強縣半浹旬方拔其壘是邑也池湟堅牢人心獷悍晝夜攻擊以至疲竭既陷之日無少長皆屠之時有一百姓來投軍中李周彝收於部伍間乃謂周彝曰請一劍願先登以收其城未許間忽然抽茶擔子揮擊周彝頭上中擔幾仆于地左右乃擒之元是棗強城中遣來令詐降本意欲窺弄梁軍招討使楊師厚斯人

不能辨。誤中周嶽。是知河朔之民。勇勁如此。

仇殷召課

梁司天監仇殷。術數精妙。每見吉凶。不敢明言。稍關逆耳。祕而不說。往往罰俸。蓋懼梁祖之好殺也。梁自昭義失守。符道昭就擒。柏（一作百。下同。）鄉不利。王景仁大敗。皆爲太原節使嗣晉王李存勗之所挫也。方懷子孫之憂。唯柏鄉狼狽。亦自咎云。違犯天道。不取仇殷之言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七

梁祖爲傭保

梁祖、宋州碭山縣午溝里人。本名温。賜名全忠。建國後。改名晃。家世爲儒。祖信。父誠。皆以教授爲業。誠蚤卒。有三子俱幼。母王氏攜養寄於同縣人劉崇家。昆弟之中。唯温狡猾無行。崇母撫養之。崇弟兄嘗加譴杖。一日偸崇家釜而竄。爲崇追回。崇母遮護。以免朴責。善逐走鹿。往往及而獲之。又崇母常見其有龍蛇之異。他日與仲兄存入黄巢中作賊。伯兄昱、與母王氏尚依劉家。温既辭去。不知存亡。及温領鎮於汴。盛飾輿馬。使人迎母於崇家。王氏皇恐辭避。深藏不之信。謂人曰。朱三落拓無行。何處作賊送死。焉能自致富貴。汴帥非吾子也。使者具陳離鄉去里之由。歸國立功之事。王氏方泣而信。是日。與崇母並迎歸汴。温盛禮郊迎。人士改觀。崇以舊恩。位至列卿。爲商州刺史。王氏以温貴。封晉國太夫人。仲兄存、於賊中爲矢石所中而卒。温致酒於母。歡甚。語及家事。謂母曰。朱五經辛苦業儒。不登一命。今有子爲節度使。無忝先人矣。母不懌。良久謂温曰。汝致身及此。信謂英特。行義未必如先人。朱二與汝同入賊軍。身死蠻徼。孤男稚女。艱食無告。汝未有恤孤之心。英特卽有諸。無取也。温垂涕謝罪。卽令召諸兄子皆至汴。友倫皆立軍功。位至方鎮。

梁祖張夫人

梁祖魏國夫人張氏。碭山富室女。父甞曾爲宋州刺史。温時聞張有姿色。私心傾慕。有麗華之歎。及温在同州。得張於兵間。因以婦禮納之。温以其宿款。深加敬異。張賢明有禮。温雖虎狼其心。亦所景伏。每軍謀國計。必先延訪。或已出師。中途有所不可。張氏一介請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初收兗鄆。得朱瑾妻。温告之云。彼既無依。寓於輜車。張氏遣人召之。瑾妻再拜。張氏荅拜泣下。謂之曰。兗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尋戈。致吾姒如此。設不幸汴州失守。妾亦似吾姒之今日也。又泣下。乃度爲尼。張恆給其費。張既卒。繼寵者非人。及僭號後。大縱朋淫。骨肉聚麀。帷薄荒穢。以致友珪之禍。起於婦人。始能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張氏者。不亦賢乎。

朱邪先代

河東李克用。其先回紇部人。世爲蕃中大酋。受唐朝官職。太宗於北方沙陁磧。立沙陁府。以招集降戶。後克用祖朱邪執宜。與其父曾依吐蕃。背吐蕃歸朝。德宗於鹽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爲都督。後遷於神武川黃花堆之別墅。即今應州是也。執宜生赤心。以討徐州龐勛功。賜國姓。幷名號李國昌。懿宗問其先世所出。云本隴西金城人。依寓吐蕃。帝曰。我先與汝同鄉里。勅令編籍鄭王房。始爲雲州大同軍節度。次授鄜延、振武、代北三節度。其姪克讓爲羽林將軍。其子克用、最聞名。以破黃巢功。爲太原節度使。子存勗、平梁。蜀奄有中原。追尊執宜、號懿祖。國昌、號獻祖。克用、號太祖皇帝。太祖在妊十三月。載誕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藥於雁門。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擊鉦鼓。躍馬大躁。環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生。是

日紅一作虹光燭室。白氣充庭。井水暴溢。及能言。喜道軍旅。年十二三。能連射雙鳥。至於樹葉針鋒。馬鞭皆能中之。曾於新城北。以酒酹毗沙門塑像。請與僕交談。天王被甲持矛。隱隱出於壁間。或所居帳內。時如火聚。如有龍形。人皆異之。嘗隨獻祖征龐勛。軍陣出沒。如神。號爲飛虎子。眇一目。時號獨眼龍。功業磊落。不可盡述。或云睛邪。非眇也。

親王拜蕃侯

唐乾寧中。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擁兵脅君。誅戮宰輔。焚燒宮闕。初、帝西幸鳳翔。昭宗出居石門涉城。太原克用。領蕃漢馬步入京。三鎮大懼。是年破邠州。斬王行瑜。昭宗嘉獎倚賴。命延王丞、丹王允、虞詔賜李公衣服。兼令二親王設拜。以兄事之。近古未有也。仍封晉王以寵之。延王才識過人。聰悟辯慧。在晉陽、留宴累月。每獻酬樂作。必爲晉王起舞。後爲韓建所殺。

李習吉溺黃河

太原李克用。自渭北班師。次河西縣。王珂於冰上搆浮航。公渡浮航。馬足陷橋。李習吉從。馬軼墜河。習吉抱冰。舟人拯之獲免。王珂懼公謂曰。公之於吾。非機橋者。何嫌之有。李諫議有聞於時。則不吾知也。置酒笑樂而罷。習吉、右相林甫之後。應舉不第。黃巢後、游於河東。攝榆次令。李公辟爲掌記。牋檄之捷。無出其右。梁祖每讀河東書檄。嘉歎其才。顧敬翔曰。李公計絕一隅。何幸有此人。如鄙夫之智算。得習吉之才筆。如虎之得翼也。其見重如此。

周式抗梁祖

梁祖陷邢州徙軍攻王鎔于常山趙之賓佐有周式者性慷慨有口才謂王鎔曰事急矣速決所向式願爲行人卽出見之梁祖曰王公朋附幷汾違盟爽信弊賦已及於此期于無舍式曰明公爲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而成霸業王氏今降心納質願脩舊好明公乃欲窮兵黷武殘滅同盟天下其謂公何梁祖笑引式袂謂之曰與公戲耳鎔卽送牛酒幣貨數萬犒汴軍仍令其子入質于汴因而解圍近代之魯仲連也

宦官陰謀

唐昭宗以宦官怙權驕恣難制常有誅翦之意宰相崔允嫉忌尤甚上勅允凡有密奏當進囊封勿於便殿啓奏以是宦者不之察韓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婦人數十以進求宮中陰事天子不之悟允謀漸泄中官以重賂甘言請潞臣以爲城社禍崔允皆裂時因伏臘讌聚則相向流涕辭旨訣別會汴人寇同華知崔允之謀於是韓全誨引禁軍陳伏兵逼帝幸鳳翔他日崔允與梁祖叶謀以誅閹宦未久禍亦及之庚午絕滅識者歸罪於崔允先是其季父安潛嘗謂親知曰滅吾族者必緇兒也緇兒卽允小字河東晉王李克用聞允所爲謂賓友曰助賊爲虐者其崔允乎破國亡家必在此人也

晉王上源驛遇難

晉王李克用妻劉夫人常隨軍行至於軍機多所宏益先是汴州上源驛有變晉王憤恨欲回軍攻之去

人曰。公爲國討賊。而以杯酒私忿。必若攻城。卽曲在於我。不如回師。自有朝廷可以論列。於是班退。天復中。周德威爲汴軍所敗。三軍潰散。汴軍乘我。晉王危懼。與周德威議。欲出保雲州。夫人曰。存信、本北方牧羊兒也。焉顧成敗。王常笑王行瑜棄城失勢。被人屠割。今復欲效之。何也。王頃歲避難達靼。幾遭陷害。賴遇朝廷多事。方待復歸。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測之變。焉能遠及此。晉王止行。居數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安定。夫人之力也。

劉鄩忠于舊主

王師範之鎭青州。以部將劉鄩。竊據兗州。先是汴將葛從周。鎭於是邦。因出征。劉鄩將圖兗也。詐爲茶商。苞苴鎧甲。大起店肆。剖巨木藏兵。伏而入。竊發之日。得其徒千人。據其府舍。升堂拜從周之母。仍以禮待。其妻子。子弟職掌、妻孥供億如常。俄而從周攻其城。梯幢雲合。鄩以板輿請從周母登城。諭從周曰。劉將軍待我。不異於兒。新婦已下。並不失所。從周在城下歔欷。卽時退舍。及青州兵敗。師範納款。梁祖遣使諭鄩。鄩曰。臣知王公脩好。與梁國通盟。但臣本受王公之命。保有州城。一旦見其勢窮。擅命不顧。非盡心於所事也。僕俟王公之命。俛首非晚。至是師範諭之。方以城歸。梁祖多其義。超擢非次。官至方鎭。爲梁之名將。

駁昭宗諡號

昭宗先諡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起居郎蘇楷等駁議。請改爲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蘇楷、禮部

尙書蘇循之子。乾寧二年。應進士。楷人才寢陋。兼無才行。昭宗惡其濫進。率先黜落。由是怨望。專幸邦國之災。其父循。姦邪附會。無譽於時。故希旨苟進。梁祖識其險詖。滋不悅。時爲敬翔、李振所鄙。梁祖建號。詔曰。蘇楷高貽休、蕭聞禮。皆人才寢陋。不可塵汚班行。並停見任。放歸田里。蘇循可令致仕。河朔人士。目蘇楷爲衣冠土梟。

晉世子入覲賜瀲灩酒器

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初令入覲獻捷。昭宗一見。駭異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撫其背曰。我兒將來之國棟。勿忘忠孝於吾家。乃賜瀲灩酒巵翡翠盤。十三讀春秋。略知大義。騎射絕倫。其心豁如。采錄善言。聽納容物。殆劉聰之比也。又云。昭宗曰。此子可亞其父。時人號曰亞子。

鄴王偸江東詩

鄴王羅紹威。喜文學。好儒士。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壞裂抵棄。自劈牋起草。下筆成文。又癖於七言詩。江東有羅隱爲錢鏐客。紹威申南阮之敬。隱以所著文章詩賦酬寄。紹威大傾慕之。乃目其所爲詩集曰偸江東。今鄴中人士。多有諷誦。

魏博衙軍

魏博富雄。列侯專地。唐朝三百年。唯姑息之。羅紹威憤衙軍制己。密聞梁祖。表裏應接。算殺之。楊師厚後入魏城。揖出羅周翰。因而代之。師厚卒。梁以賀德倫領鎭。分其土宇。創立相貝爲節鎭。減其力用。三軍作

亂。脅持德倫。背梁歸晉。其狀詞云。屈原哀郢。本非怨望之人。樂毅辭燕。且異傾邪之行。晉王覽狀。擁兵親臨。先數張彥脅主虐民罪而斬之。便以張彥親軍五百人。帶甲持仗。環馬而行。晉王衣緩帶。略無猜間。衆心大服。他日資魏博兵力稱健。竟平河南也。衙軍自羅紹威殺戮後。又迫脅賀德倫。復擁兵持趙在禮。天成初、赴行在于時又殺三千家。乃世襲兇惡也。

縛驢戴旗

晉王之入魏博。劉鄩先屯洹水。寂若無人。因令覘之云。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未可輕進。更令審探。果縛芻爲人。插縛一作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故旗幟嬰城不息。問城中羸老者。曰軍去已二日矣。果趨黃澤。欲寇太原。以霖潦不克進。其計謀如是。

北夢瑣言卷第十八

楊千郎

莊宗異母弟存乂。卽郭崇韜女壻。伏誅。先是郭崇韜旣誅之後。朝野駭惋。議論紛然。莊宗令閽人察訪外事。言存乂於諸將坐上。訴郭氏之無罪。其言怨望。又於妖術人楊千郎家。飲酒聚會。攘臂而泣。楊千郎者。魏州賤民。自言得墨子術。於婦翁。能役使陰物。帽下召食物果實之類。又蒲博必勝。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取。又說煉丹乾汞。易人形。破扃鐍。貴要間神奇之。官至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用事。皇弟存乂。常朋淫於其家。至是與存乂同罹其禍。

娠子能語

後唐明宗皇帝微時。隨蕃將李存信巡邊。宿於雁門逆旅。逆旅媼方娠。帝至。媼慢不得具食。腹中兒語謂母曰。天子至。宜速具食。聲聞于外。媼異之。遽起親奉庖爨。敬事尤謹。帝以媼前倨後恭詰之。曰。公貴不可言也。問其故。具道娠子腹語事。帝曰。老媼遜言。懼吾辱耳。後果如其言。

明宗不伐

明宗始在軍中。居常唯治兵仗。不事生產。雄武謙和。臨財尤廉。家財屢空。處之晏如也。太祖欲試以誠。召於泉府。命恣意取之。所取不過束帛數緡而已。所得賜與。必分部下。戰勝凱還。儕類自伐。帝徐言曰。人戰

以口我戰以手衆皆心服其能

明宗獨見

莊宗晏駕明宗皇帝爲將相推舉霍彥威、孔循、上言唐運已衰請改國號明宗請潞邸近侍曰何爲改正朔左右奏曰先帝以錫氏宗屬爲唐雪冤讐爲昭宗皇帝後國號唐今朝之舊人不欲殿下稱唐請更名號耳明宗泣下曰吾十三事獻祖、洎太祖、至先帝冒刃血戰爲唐室雪冤身編宗屬武皇功業即吾功業也先帝天下即吾天下也兄亡弟紹於意何嫌運之衰隆吾當身受於是不改正朔人服帝之獨見也

莊宗諸弟遇害

趙在禮作亂諸將擁明宗入闕未到間從馬直、郭從謙、攻興教門帝母弟存渥、從上戰及宮車晏駕存渥與劉皇后同奔太原至風谷爲部下所殺劉皇后欲出家爲尼旋亦殺之存霸先除北京留守亦自河中至太原兵衆請殺存霸以安人心符彥超不能禁時存霸已翦髮衣僧衣謁彥超願爲山僧竟不免也存紀、存確、匿於南山民家人有以報安重誨重誨曰主上已下詔尋訪帝之仁德必不加害不如密旨殺之果併命於民家後明宗聞之切讓重誨傷惜久之

劉皇后笞父

莊宗劉皇后魏州成安人家世寒微太祖攻魏州、取成安、得后時年五六歲歸晉陽宮爲太后侍者教吹笙及笄姿色絕衆聲伎亦所長太后賜莊宗爲韓國夫人侍者後誕皇子繼岌龍待日隆他日成安人劉

叟。詣鄴宮見上。稱夫人之父。有內臣劉建豐認之。卽昔日黃髮丈人、后之父也。劉氏方與嫡夫人爭寵皆以門族誇尙。劉氏恥爲寒家。白莊宗曰。妾出鄉之時。妾父死於亂兵。是時環屍而哭。妾固無父。是何田舍翁。詐僞及此。乃於宮門笞之。其實后卽叟之長女也。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蓍囊藥筴。令繼岌破帽相隨。似后父劉叟、以醫卜爲業也。后方晝眠。及造其臥內。自稱劉衙推訪女。后大恚。笞繼岌。然爲太后不禮。復以韓夫人居正。無以發明。大臣希旨。請册劉氏爲皇后。議者以后出於寒賤。好興利聚財。初在鄴都。令人設法稗販。所鬻樵蘇果茹。亦以皇后爲名。正位之後。凡貢奉、先入後宮。唯寫佛經施尼師他無所賜。闕下諸軍困乏。以至妻子餓殍。宰相請出內庫俵給。后將出粧具銀盆兩口。皇子滿喜等三人令鬻以贍軍。一旦作亂。亡國滅族。與夫褒姒妲己。無異也。先是、莊宗自爲俳優名曰李天下。雜於塗粉優雜之間。時爲諸優朴扶摑搭。竟爲闇婦恩伶之傾玷。有國者得不以爲前鑒。劉后以囊盛金合犀帶四。欲於太原造寺爲尼。沿路復通皇弟存渥。同簀而寢。明宗聞其穢。卽令自殺。

明宗誅諸兇

明宗卽位之初。誅租庸使孔謙、歸德軍節度使元行欽、鄧州節度溫韜。太子少保段凝、汴州麴務辛廷蔚、李繼宣等。孔謙者、魏州孔目吏。莊宗圖霸。以供饋兵食。謙有力焉。旣爲租庸使。曲事嬖倖。奪宰相權。專以聚斂爲意。剝削爲端。以犯衆怒。伏誅。元行欽爲莊宗愛將。出入宮禁。曾無間隔。害明宗之子從璟。以是伏誅。段凝事梁。以姦佞進身。至節將。末年綰軍權。束手歸朝。溫韜兇惡。發掘西京陵寢。莊宗中興。不窴其罪。

厚賂伶官閹人。與段凝皆賜國姓。或擁旄鉞。明宗采衆議而誅之。辛庭蔚、開封尹王瓚之牙將也。朱友貞時、廷尉依瓚勢曲法亂政。汴人惡之。李繼宣、汴將孟審澄之子。亡命歸莊宗。劉皇后蓄爲子。時宮掖之間。穢聲流聞。此四兒。帝在藩邸時。惡其爲人。故廢罷之。莊宗皇帝爲唐雪恥。號爲中興。而溫韜毀發諸帝寢陵。宜加大辟而賜國姓。付節旄。由是知中興之說謬矣。

韓伊二妃（夏夫人附）

莊宗皇帝嫡夫人韓氏。後爲淑妃。伊氏爲德妃。契丹入中原。石氏乞降。宰相馮道。尊册契丹主。大張宴席。其國母后妃。列坐同宴。王嬙蔡姬之比也。夫人夏氏。最承恩寵。後嫁契丹突欲。名李贊華。所謂東丹王。即阿保機長子。先歸朝。後除滑州節度使。性酷毒。侍婢微過。即以刀刲火灼。夏氏少長宮掖。不忍其兒求離婚。歸河陽節度夏魯奇家。今爲尼也。

無官酬勳

亂離以來。官爵過濫。封王作輔。狗尾續貂。天成初、桂州節度觀察使馬爾。即湖南馬殷之弟。本無功德。品秩已高。制詞云。爾名尊四輔。位冠三師。既非品秩升遷。難以井田增益。此要語也。議者以名器假人至此。賈誼所以長歎息也。

明宗命相

明宗入朝。安重誨用事。取謀於孔循。舊相豆盧革、韋說、出官。孔循不欲以河朔人入相。極薦崔協。而任圜

力爭之。云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呼爲無字碑。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代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讒夫巧沮忌害。其能必舍李琪而相崔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以孔循故。終相之。帝曰。馮書記先帝判官。與物無競。可以相矣。由是道與協並命而舍李琪。識者惜之。

明宗睿相

明宗遣皇子從榮出鎮鄴都。或一日。上謂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詐宣朕令旨。不接儒生。儒生多懦。恐鈍志相染。朕方知之。頗駭其事。今此皇子方幼。出臨大藩。故選儒雅。賴其裨佐。今聞此姦險。豈朕之所望也。鞫其言者。將戮之。重誨曰。若遽行刑。又慮賓從聞後。稍難安處。且望嚴戒遂止。

明宗惡貪吏

明宗皇帝尤惡貪貨。鄧州留後陶玭。爲內鄉縣令成歸仁所論。稅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歷任告勅。配絞州。長流百姓。亳州刺史李鄴。以贓穢賜自盡。面戒汝州刺史葭蕑。爲其貪暴。汴州倉吏犯贓。內有史彥珣舊將之子。又是駙馬石敬瑭親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徇親。由是皆就戮。

誅不孝

緱氏縣令裴彥文。事母不謹。誅之。襄邑人周威。父爲人所殺。不雪父冤。有狀和解。明宗降勅賜死。

安重誨枉殺任圜

任圜昆弟五人。曰圜、圓、圖、回、團。雍穆有裕。風采俱異。圜美姿容。有口辨。負簪略。平蜀後。除黔南。不行。天成初入相。簡拔賢俊。杜絕倖門。憂國如家。切於功名。而安重誨忌之。常會於私第。有妓善歌。重誨求之不得。嫌隙漸深。俄罷三司。除太子太保。歸磁州致仕。因朱守殷作亂。立遣人稱制害之。受命之日。神氣不撓。中外寃痛。清泰中。贈右僕射。

北夢瑣言卷第十九

玉界尺

太傅致仕趙光逢仕唐及梁薨於天成中文學德行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歷臺省入翰林御史中丞梁時同平章事時以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百行五常不欺暗室縉紳仰之

周元豹

周元豹燕人少爲僧其師有知人之鑒從游十年不憚辛苦遂傳其祕還鄉歸俗盧澄爲道士與同志三人謁之元豹退謂人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貴來歲二人果睹零落盧果登庸後歸晉陽張承業猶重之言事多中承業俾明宗易衣列於諸校之下以他人請之曰此非也元豹指明宗於末坐曰骨法非常此爲內衙太保乎或問前程唯云末後爲鎮帥明宗夏皇后方事巾櫛有時忤旨大犯橫楚元豹曰此人有潘侯夫人之相當生貴子其言果驗凡言吉凶莫不神中事多不載明宗自鎮帥入纂謂侍臣曰周元豹昔曾言朕事諸有徵可詔北京津置赴闕趙鳳曰袁許之事元豹所長若詔至輦下即爭問吉凶恐近於妖惑乃令就賜金帛官至光祿卿年八十而終（又聞嘗與蜀高祖預說符命高祖即位至於雲龍將相其言無不符驗果異乎哉）

老益貪

禮部尚書崔貽孫年過八十求進不休囊橐之資素有貯積性好干人喜得小惠左降之後二子爭財甘旨醫藥咸不供侍書責其子曰生有明君眞宰死有天曹地府無爲老朽豈放爾邪爲縉紳之笑端

解元龜進詩

道士解元龜本西蜀節將下軍校明宗入纂言自西來對於便殿詩歌聖德自稱太白山正一道士上表乞西都留守兼三州川一作制置使要脩西京宮闕上謂侍臣曰此老耄自遠來朝此期別有異見乃爲身名甚切堪笑也時號知白先生賜紫斯乃狂妄人也

擊碎舍利

天成中有僧於西國取經回得一佛牙舍利十粒行以程上進其牙大如拳褐潰皴裂趙鳳言於執政曰曾聞佛牙鎚鍛不壞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宮中已施數千聞毀碎方遂擯棄之云云此僧號智明幽州人僕嘗識之

崔協對歛

明宗問宰相馮道盧質近日喫酒否對曰質曾到臣居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卽患生崔協強言於坐曰臣聞食醫心鏡酒極好不假藥餌足以安心神左右見其膚淺不覺哂之

降龍大師

五臺山僧誠慧其徒號爲降龍大師鎭州大水壞其南城誠慧曰彼無信心吾使一小龍警之自言能作一

飛役使毒龍故也。同光初、到闕。權貴皆拜之。唯郭崇韜知其爲人。終不設拜。京師旱。迎至洛下祈雨。數旬無徵應。或以焚燎爲聞。懼而潛去。至寺慚恚而終。建塔、號法雨大師。何其謬也。

魚目爲舍利

澤州僧洪密、請舍利塔。洪密以禪宗謎語。鼓扇愚俗。自云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豪民迎請。婦人羅拜。洪密既辭。婦人於其所坐之處。拾得百粒。正人驗之。皆枯魚之目也。將辭。云山中要千數番。麁氈半日獲五百番。其惑人如此。

姚洪忠烈 夏魯奇附

閬州守禦指揮使姚洪。梁時經事董璋。璋將叛。頻誘洪。以大義拒之。城陷被擒。璋責之。洪大罵璋曰。老賊、孤恩背主。吾於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爲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繼殘炙。感恩無盡。今天子付以茅土。結黨反噬。爾本奴才、卽無恥。吾忠義之士。不忍爲也。璋怒、令十人持刀割其膚。然鑊於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置洪二子於近衞。給賜頗優。於時夏魯奇守遂州。城破。自刎而死。並爲忠烈也。

座主門生同入翰林

封舜卿、梁時知貢舉。後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爲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澀。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託致雍秉筆。當時議者以爲座主辱門生。同光初、致仕。

戲蕭希甫

蕭希甫、進士及第。有文才。口辨多機數。梁時不得意。棄母妻渡河。易姓名、爲皇甫教書。莊宗卽位於魏州。徵希甫知制誥。莊宗平汴洛。希甫奉詔。宣慰青齊。方知其母死妻嫁。乃持服於魏州。時議者戲引李陵書云。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後爲諫議大夫。性褊忿。躁於進取。疏宰相豆盧革、韋說。至於貶死。又以毀訾宰臣。責授嵐州司馬。

明宗獎馮道

明宗謂侍臣曰。馮道純儉。頃在德勝寨。所居一茅庵。與從人同器而食。臥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耘樵采。與農夫雜處。不以素貴介懷。眞士大夫也。

明宗戒秦王

明宗戒秦王重榮曰。吾少鍾喪亂。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經籍。在藩邸時。見判官論說經義。雖不深達其旨。大約令人開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可親附之。庶幾有益。吾見先皇在藩時。愛自作詩。將家子文非素習。未能盡妙。諷於人口。恐被諸儒竊笑。吾老矣。不能勉強於此。唯書義尙欲耳裏頻聞。時從榮方聚雜進士浮薄之子。以歌詩吟詠爲事。上道此言規諷之。或一日、秦王進詩。上說於俳優敬新磨。敬新磨贊美而曰。勿訝秦王詩好。他阿爺平生愛作詩。上大笑。

詼諧所累

宰相馮道。形神庸陋。一旦爲丞相。士人多竊笑之。劉岳與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回顧、何也。

岳曰。定是忘持兔園册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道因授岳祕書監。任贊授散騎常侍。北中村墅。多以兔園册教童蒙。以是譏之。然兔園册乃徐庾文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也。

明宗不樂進馬（張虔釗附）

涇原帥李金全累歷藩鎮。所在掊斂。非時進馬。上問其爲治如何。莫專以進馬爲事。雖黽勉受之。聖旨不懌。張虔釗多貪。鎮滄州日。因亢旱民饑。發廩賑之。方上聞。帝甚嘉奬。他日秋成。倍斗徵斂。朝論鄙之。虔釗好與禪毳謎語。自云知道。心與口背。唯利是求。只以飯僧。更希福利。議者以渠於佛上希利。愚之甚也。後叛入蜀。取人產業。黷貨無厭。蜀民怨之。或說在蜀問一禪僧云。如何是舍利。對曰。垂置傲居。即得舍利。清河慙笑而已。

康澄章疏

大理少卿康澄。長興中上疏。其要云。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勅旨褒稱之。議者曰。雖孫伏伽岑文本章疏。而澄可與易地而處矣。

明宗諷孟鵠

孟鵠、自三司勾押官歷許州節度使。上曰。鵠掌三司幾年、得至方鎮。樞密使范延光奏對。上曰。鵠實幹事人。以此至方鎮。爭不勉旃。上心知其由徑黍冒。故以此諷也。

戮丁延徽

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權貴。人多擁護。監倉犯贓。合處極法。侍衞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祿。偷我倉儲。期於決死。蘇秦說吾不得。非但卿言。竟處死。

北夢瑣言卷第二十

見馬撫髀

上問范延光見管馬數。對曰。見管馬軍三萬五千。上撫髀歎曰。朕從戎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時。騎軍不過七千。先皇帝與汴軍校戰。自始至終。馬數纔萬。今有鐵馬三萬五千。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卒練士。將帥之不至也。老者馬將奈何。延光以馬數多。國力虛耗爲言。上亦然之。

受賂曲法

鎭州市人劉方遇家財數十萬。方遇妻田氏早卒。田之妹爲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長髮爲繼室。有田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遇以所積財。令令遵興殖也。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業。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財素爲令遵興殖。乃聚族合謀。請以令遵姓劉。爲方遇繼嗣。卽令鬻券人安美爲親族請嗣券書卽定。乃遣令遵服斬衰居喪。而二女初立令遵時。先邀每月供財二萬。及後求取無厭。而石李二女夫使二女詣本府論訴。云令遵冒姓奪父家財。令遵下獄。石李二夫族。與本府要吏親黨。上至府帥判官行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賂錢數千緡。而以令遵與姊及書券安美同情共盜。俱棄市。人知其冤。府帥李從敏令妻來朝。懼事發。令內地彌縫。侍御史趙郡姚惡論奏。明宗驚怒。下鎭州、委副使符蒙按問。果得事實。自親吏高知柔、及判官行軍司馬、及通貨僧人婦人。皆棄市。惟從

敏初欲削官停任。中官哀祈。竟罰一季俸。議者以受賂曲法殺人。而八議之所不及。失刑也。安重誨誅後。王貴妃用事故也。

因事納諫

馮道對太子食。有邪蒿。師傅以其名邪。令去之。況人事乎。上退、問羣臣邪蒿之義。范延光對。無名之役。不急之務。且宜罷之。自安重誨伏誅。而宦者孟漢瓊。連宮掖之勢。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因宰臣奏對。延光等深言邪蒿。春冰虎尾之戒。欲驚悟上意也。上聖體乖和。馮道對寢膳之間。動思調衞。因指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康。翌日見李而思戒。可也。初上因御幸暴得風虛之疾。馮道不敢斥言。因奏事、諷悟上意。

秦王輕佻

秦王重榮之爲元帥。輕佻淺露。狎近浮薄。列坐將帥。而與判官論詩。未躋大位。而許人禍福。由是中外忌憚。竟及誅敗。上聞重榮伏誅。悲駭幾落御榻。氣絕復蘇者再。由是不豫。轉增。以至晏駕。自云。我今日自作劉寬頭也。

沈徽曲江吟　附溫顒

吳興沈徽。乃溫庭筠諸甥也。嘗言其舅善鼓琴吹笛。亦云有絃卽彈。有孔卽吹。不獨柯亭爨桐也。制曲江吟十調。善雜書。每理髮則思來。輒罷櫛而綴文也。有溫顒者。乃飛卿之孫。憲之子。仕蜀、官至常侍。無他能。唯以隱僻繪事爲克紹也。中間出官。旋游臨邛。欲以此獻於州牧。爲謁者拒之。然溫氏之先貌陋。時號

鍾馗顓之子郢。魁形克肖其祖。亦以姦穢而流之。

姜誌認父

姜誌、許昌人。自小亂離。失其父母。爾後仕蜀。至武信軍節度使。先是廐中圉人姜春者。事之多年。頻罹鞭朴。一旦告老于國夫人。請免馬廐之役。而丐食於道路。夫人愍之。詰其鄉貫姻親。兼云有一子。隨軍入川。莫知存亡。其小字身上記驗。一一述之。果誌之父也。洎父子相認。悲號殞絕。誌乃授父杖俾笞其背。以償昔日所誤之事。舉國嗟歎之。此事川蜀皆知。

王氏子知前生

唐四方館王鄂尚書。自西京亂離。挈家入蜀。泝嘉陵江下。至利州百堂寺前。其弟年七歲。忽云我曾有經一卷。藏在此寺石龕內。因令家人相隨訪獲之。木梳亦存。寺僧曰。此我童子也。較其所夭之年。與王氏之子所生之歲。果驗也。其前生父母尚存。及長仕蜀。官至令錄。數任卽王鄂。近聞歿於雅州。往往靈語說事如平生。又言我爲陰官云云。卽記前生不誣也。

舒溥三斥三遇

舒溥者、萬州人。粗解書記。事前恩州刺史李希元。往廣州謁嗣薛王。歸裝甚豐。于時蜀兵部毛文晏侍郎宣徽宋光葆開府。前陵州王洪使君。皆未宦達。舒子竊資而奉之。爾後三人繼登顯秩。而恃此階緣。多行無禮於恩牧。因笞而遣之。始依陵州王洪。奏授井研令。尋爲王公所鄙。次依宋開府。亦以不恭見棄。轉薦

於嘉牧顧珣。珣承奉貴近。誤奏爲團練判官。賜緋。轉員外郎。未久失意。復疎之。俾其入貢。仍假一表。希除畿邑。實要斥遠之。邸吏知意。表竟不行。淹留經年。乃詣堂陳狀。只望本分入貢之恩澤以朝廷。其北面因依。莫測本末。優與擬議。轉檢校工部郎中。所謂三斥三遇也。愚嘗覽吳武陵、爲李吉甫相所誤。致及第。因類而附之。

于何博士高諷附

于何博士、相國駙馬悰之子。仕蜀至五轉。無他才俊。止以貴公子享俸祿而已。恥其官卑。詣執政陳啓。自述門閥。其末云。昔年入貢。仕在花樹韋吏部先德之前。（卽韋莊相也。）今日通班。在新津馮長官小男之後。（卽少常銳也。）執政愍而慰之。有高諷者。自云太尉諸孫。霸旃三川。而多忤物。每歎歉求官不遂。徧告人曰。何不還我羅城來。蓋以掌武所築。蜀人安之。其疎闊、皆如此也。

韋巽厄鈍周仁矩附

韋巽太尉、昭度之子也。厄懦蒙鈍。率由婢嫗。仕蜀。先主以其事舊、優容之。以至卿監。或爲同列所譏。云三公門前出死狗。巽曰。死狗門前出三公。又能酬酢也。　周仁矩者。卽翁相庠之子。爲駙馬都尉。有才藻而庸劣。國亡後。與貧丐者爲伍。俾一人先道爵里於市肆酒坊之間。人有哀者。日獲三二百錢。與其徒飲噉而已。成都人皆嗟歎之。

中令忍欲王彥章附

唐鳳翔李曮令公收蜀充饋運使於蜀城東門外下營魏王與郭侍中入居蜀宮玉帛子女他人無復見矣中令寂寞無以遣適潁川陳昭符仕蜀累剖竹符早在歧山微有階緣而得候謁因求一美人以獻之有蕭夫人者乃蜀先主之寵愛也曾賜與鳳翔歸降指揮使王胡（忘其名）賜名丞弇王胡乃歧王賜姓連彥字卒後蕭氏寡而無子其容態明悟國人具聞陳致媒氏誘之而獻抱衾之夕中令於窻隙中窺之歎其妍妙乃詰所來左右方以王胡爲對中令止之曰王胡背恩投蜀誠不可容然其向來吾之子姪矣此事不可遽令約迴時有知者皆重中令少年而忍欲復禮誠貴達人難事潁川每爲愚話之　周彥章本姓王以軍功爲金吾衞使後主采選宮妓王有女甚美因命內人欲選入宮王乃按劍曰某是先皇令與周氏作義男本姓王爲衆所聞也豈有王氏女而事王氏乎因召左右小軍將無婦者以女衣襟結之便爲夫妻爾後國變王乃領兵於大安樓前脅後主誅君側韓昭等卽其事也

何見鬼

王蜀時、閬州人何奎不知何術而言事甚效既非卜相人號何見鬼蜀之近貴咸神之嚚銀之肆有患白癩者傳於兩世矣何見之謂曰爾所苦我知之矣我爲嫁娉少環釧釵篦之屬爾能致之乎卽所苦立愈矣白癩者欣然許之因謂曰爾家必有他人舊功德或供養之具存焉亡者之魂無依故遣爲此祟但去之必瘳也患者歸視功德堂內本無他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紗窻乃重圍時他人之物曾取而置之得非此乎遽令撤去仍脩齋懺其疾遂痊竟受其鐶釧之贈何生未遇不汲汲於官宦末年祈於大官自

壽衾除與元少尹金紫兼妻邑號子亦賜緋不之任便歸閬州而卒預知死期也雖術數通神而名器逾分識者知後主之政悉此類也

孫卵齋

嘉州夾江縣人孫雄人號孫卵齋其言事亦何奎之流僞蜀主歸命時內官宋愈昭將軍數員舊與孫相善亦神其術將赴洛都咸問其將來昇沈孫俛首曰諸官記之此去無災無福但行及野狐泉已來稅駕處曰孫雄非聖人耶此際新舊使頭皆不見矣諸官皆疑之爾後量其行邁合在咸京左右後主罹僞詔之禍莊宗遇鄴都之變所謂新舊使頭皆不得見之驗也愚同席備見說故記之

馮見鬼

遂寧有馮見鬼忘其名似有所睹知人吉凶潁川陳絢爲武信軍留後而劉令公知俊交替撫其舊事疊有奏論馮生謂潁川曰府主雖號元戎前無旌節所引殆不久乎幸勿憂也未踰歲而彭城伏誅有官人林泳者本閩人也嘗謂僚友曰安有生人而終日見鬼乎無聽其妖馮聞之甚不平或一日對衆謂之曰閣下爲官多不克終蓋曾殺一女人爲祟以公祿壽未盡莫致其便我能言其姓名公信之乎於是慚懼言誠於馮生許爲解其冤也他皆類此

休公眞率

沙門貫休鍾離人也風騷之外精於筆劄舉止眞率誠高人也然不曉時事往往詆訐朝賢他亦不知己

之是耶非耶。荆州成中令問其筆法非耶。休公曰。此事須登壇而授。非草草而言。成令銜之。乃遽於黔中因病以鶴詩寄意曰。見說氣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何來。以詩見意也。馮涓大夫有大名於人間。淪落於蜀。自比杜工部。意謂他人無出其右。休公初至蜀。先謁韋書記莊。而長樂公後至。遂與相見。欣然撫掌曰。我與你阿叔有分。長樂怒而拂袖。他日謁之。竟不逢迎。乃曰。此阿師似我禮拜也。自是頻投刺字。終爲閽者所拒。休公謂韋公曰。我得得爲渠入蜀。何意見怪。（道門杜先生。亦以此疎之。）國清寺律僧嘗許具蒿脯。未得間。姜侍中宅有齋。律僧先在焉。休公次至。未揖主人大貌。乃拍手謂律僧曰。乃嵩餅子何在。其他皆此類。通衢徒步行嚼果子。未嘗跨馬。時人甚重之。異乎廣宣栖白之流也。

北夢瑣言二十卷。富春孫光憲纂。集唐末、後梁、後唐、石晉、時事。此書乃武林忻悅學家藏陝刊舊本。今歸成艸庵夏隱君。中間刊誤舛訛。如日曰、纂竄、歡歎、雖難、關闕、禍福等字。可以意改。餘不敢強以俟別本訂之。至正二十四年。歲次甲辰。五月七日寫起。至二十七日庚寅輟卷。華亭在家道人孫道明識于泗北村居映雪齋。時年六十又八也。連日梅雨時雨。西南二鄉。皆成巨浸。豐年未卜。今日喜晴。聊書記耳。

丙辰五月。侍疾於家。因假琴川書屋所藏吳方山抄本核過。吳本元缺第二十卷。此本不知從何得也。

二十六日小暑節。葉石君識。